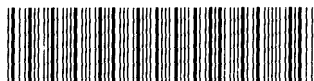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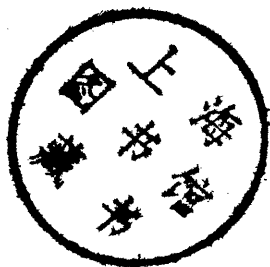
人間隨筆

人間叢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432B



人 間 隨 筆

人 間 世 叢 書

No. 369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公 司

二 十 四 年

116467

~~126467~~

人 間 隨 筆

每 冊 五 角

編 者 人 間 世 社

發 行 人 余 漢 生

發 行 所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刷 者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編例

本書所選材料完全由本公司所出版之
人間世半月刊「隨筆」欄內抽出次序
亦以在人間世發表時之先後爲標準第
二十七期後并未選入特此聲明

目次

關於小品文·····	風子
關於時輪金剛法會·····	徐懋庸
賣論·····	徐懋庸
大義滅親·····	何容
今文偽僞·····	周木齋
學校新聞·····	亢德
文章與藥·····	風子
蒼蠅之滅亡·····	徐懋庸

以文治國·····	鄭陸
中小學生讀經·····	亢德
說小品文半月刊·····	語堂
病·····	徐懋庸
偶感·····	鍾開萊
母豬渡河·····	語堂
關於藝術·····	玄暢
雜談姓氏·····	風于
完人·····	徐懋庸
哈達巾與蒙頭紗·····	迫迂
中國人之聰明·····	語堂

論高下……………藐然

警句……………徐懋庸

鬼話……………子仁

論玩物不能喪志……………語堂

說自我……………語堂

笑……………鍾開萊

老話……………風子

政治上之推與拖……………姚穎

樹木樹人……………子仁

且慢勵末俗……………宜生

時代與人……………語堂

打不平	葉永蓁
論寫稿	鄂子
勿要嘩拉嘩拉	子仁
似欠大眾	小我
觀瞻難壯	宜生
吃藥	葉永蓁
無字的批評	語堂
榮？辱？	宜生
關於游覽區	風子
今與昔	風子
公道於人心	何芳洲

大學與小品文筆調·····	語堂
布幔·····	望水
利物廢用·····	涂景元
談麻將·····	海戈
漫談鄉村教育·····	風子
讀時代與人後·····	楊節
忘記了九一八事變·····	亢德
君子與小人·····	李二
打倒打倒迷信·····	何樂
空虛·····	李又曦
殺性·····	風子

鏡子的人們·····	葉永蓁
雅事·····	既北
偶記所感·····	風子
愚忘者臉譜·····	李長之
絕頂聰明和額外愚蠢·····	陳子展

關於小品文

風子

中國畢竟是個大國，中國的人民也不愧是大國的人民，所以對於小，總覺得看不入眼。日本人被嘲罵的原故就因為生得矮小，似乎這便是他們最大的錯處。

譬如罵人，指別人為賊為娼為畜生，這總算很刻毒了；苟能冠之以小，在被罵者看來，一定是更吃虧的。所以奴才自稱「小人」而以主子為「大人」，也還是這個意思。

小之不被中國人重視，大概是「自古已然」的。

五四以後，文章里也有所謂小品文，表面上同樣不被人重視，骨子里倒是正人君子們所痛惡的。原因是在這種短短的東西里，既不會有哀感頑豔的故事，給人消閑；也不會有鏗鏘的韻律，好叫××於微醉後「含情凝睇，緩緩歌之」。這些東西里頗多刺，正人君子們有的是瘡疤，唯恐被刺到痛處，總覺得有些不大放心。

這一些不大放心，正是小品文的成功。

但這種成功是不會被注意的。在正人君子們看來，苟非治國平天下的大策，總不像是儒門正統，何況服人本該以王道，今，出之於刺，而且又是這麼短短幾句，不倫不類，成個甚麼樣子！所以到了如今，稱別人爲雜感家，小品文作家等等，也似乎並非好意了。

自魏晉六朝以來，小品文的產額雖多，倒是並沒有這種名目的。大概短簡，雜識，遊記，小誌等文，都應該歸入這一類。雖然其間也儘有「談言微中」的佳作，但我們的祖先同樣不加重視。道統文統的偉構，得以「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使後世青年，還有躬受「名德薰陶」的機會。至於小品文，既不宜於說理，也不易於傳道，不過是文人們一些不入時宜的小意見。明末一般識趣的文人好刻小品文集，然到清朝，此種佳作又被『正宗』文人所排斥而湮沒了。

雖然如此，小品文卻也還有留傳下來的。

關於時輪金剛法會

徐懋庸

時輪金剛法會，據說能夠「爲國內消災患，爲世界祈和平」，「轉禍爲福，胥賴此舉」；有這樣的偉大。但「茲事體大，需款甚鉅，非少數人士之力所能勝」，所以要募捐。這足見萬能的還是金錢，雖「國師」之「法力」，亦無此不行也。但我想，法會的功德倘果如上述之偉大，則不但「十方善信」，當「各量其力，廣行布施」，就是政府，也應把大部分政費移動，蓋功德圓滿之後，國防可廢，勦匪導河等工作亦可停止矣。况

且功德所及，「不分國土種族，一律平等」，則國際間一切外交會議可以不開，其費用亦當移助法會。世界和平，既可由法會祈禱而至，又何勞外交家們之折衝樽俎乎？

然而這種奇蹟，現在實在很少人肯相信。看事實，二十一年秋，同一國帥會在北平太和殿舉行過一次這樣的「中土未曾有之勝會」，而結果何如？所以這次在西湖舉行，恐怕也未必真能「同種善因，消除共業」，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麼我所想的那些事情當然是不會實現的！

不過從四月廿八日起，西湖是定有一番熱鬧的，杭州人接着「香期」又可賺一筆錢了。到底是中土少有的勝會，好看的人總願參加，以「一聞鈴聲，一睹壇儀」爲快。然而這和「深種佛根」是無甚關係的，恐怕多數的人，只當牠逢場作戲而已。

闊人們生活無聊，弄點花樣玩玩，使大家熱鬧熱鬧，別的人們雖不一定要加以贊成，但也大可以不必反對。「天地大戲場」，在今日，世界各國許多真正經經的國家大事，也須當作戲劇看才對，例如軍縮會議，倘有人把牠當作真公事，以爲這個會議真是爲了縮軍而開的，那就要爲世所笑。何況現在不過是請個法師唸唸經的事情，誰都不必反對的，然而竟有人反對，以爲這是提倡迷信，於國民思想怎樣有害，嚕嚕嚕說着一番大道理。這可以說是太不識時務了。

闊人們何嘗真個迷信因果報應，倘若迷信這些，他們的行爲還要兩樣。縱有迷信的，亦祇信於自身有利的一切，何嘗真個想到「國內災患，世界和平」，對於他們的行爲，是不合用大道理去衡量的。南北朝時，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廢其論，縝不屑

賣論以取官。明末王船山論此事，反不直范縝，他說：「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立言之不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執袴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大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夙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

這一節話是很有意思的。

賈 論

徐懋庸

前回說起的范縝的「神滅論」，胡適之先生在「不朽」這篇文章中也曾提起，並且說：離范縝「一千五六百年之後，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就是我——看通鑑到這幾句話（按即神滅論中「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有，豈容形亡而神在」？這幾句話也）。心裏受了一大感動，後來便影響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

然而假如地下有知，范縝也會得痛哭流涕的。他記得自己怎樣爲了愛

護真理而拒絕「賣論取官」的事，誰知「一千五六百年」之後的人們竟會賣論取利！

然而假如地下真個有知，則范縝還當深自慶幸。當日的梁武帝，何等寬容，只叫了七十幾個名士來駁他的議論。但是「一千五六百年」之後的梁武帝們，手段就厲害得多了。

「賣論」的事，並不濫觴於范縝以後的「一千五六百年」，例如在范縝以前，就有這樣的事：

「愍度道人始欲渡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飢耳，無爲遂負如來也。」（見世說新語）

孫綽的愍度贊中有云：「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誰知道這個道人其實是爲了救飢而負了如來的。批評家實很容易上當，不獨於今爲然也。

但飢是總當救的，「不辦得食」，如何可以過日。僧道人倘若成渡，亦必暫立「無義」，所以他很原諒愍度，寄語之時，只勸不要永遠負了如來而已。

范縝當日若不辦得食，則將如何？又若不能得性命，則將如何？我們是無從揣測了。我們生在離他「一千五六百年」之後，只知道這時候的立論，每不能貫徹，出賣之事極其平常而動機則各種俱有：或救飢，或買利，或取官，或則爲逃死。……

如來，耶穌，馬克斯，……等等立義者，假如地下有知，恐怕也要笑

呢俱非的能？

大 義 滅 親

何 容

一個大義滅親的故事，記在下面。

我們那一團，駐在某地剿匪（是土匪，不是共匪）。有一天我同團長到田野間去躡躑，迎面來了一個農夫，走上前來就給我們跪下了。問他何故，他說，他有個弟弟是個匪人，現在正在家裏吸鴉片烟，請團長派人去捉。團長就吩咐護兵到特務連叫來兩個兵，跟着那人去捉。匪人被捉來了，向團長磕了一個頭，並沒說什麼。團長就吩咐兩個兵，於田野間斃

之。出兩元賞其兄，不受。團長嘉其義，購黃綾數尺，書『深明大義』四字贈之。

事後聞鄉人云，死者確非善類。家道殷實，而不務正業，自幼多行不義，欺壓諸兄過甚，故皆恨之刺骨，然皆不敢惹他。今以軍隊駐此，故來報告。事前並徵得其妻之同意云。

論曰：此卽所謂大義滅親者也，贈以『深明大義』四字，宜矣。蓋殺匪，義也；殺弟，滅親也。雖然，其所殺非「匪」也，「仇」也；殺弟非滅親也，報仇也。有匪於此，苟不害及己身，誰也不肯管此瓦上之霜；有弟爲匪，若不欺壓乃兄，兄必不報。原其致死之由，不在其爲匪人，而在其欺壓乃兄。欺壓過甚，乃成「仇」矣，尙何「親」之有？故此『深明大義』四字應書於呢絨嗶嘰之類，取其厚而不透字，更於其背面寫上四個大

—— 筆 隨 問 人 ——

字：『借刀殺人』。

今 文 辨 偽

周木齋

古書辨偽的工作尙未成功，接着又出現了一批一批的偽今文。有的由於自己已經成名，或者是爲要有更多量的作品罷，使用低價收買未名作者的稿子，裝上自己的名字，再高價的賣出。有的由於自己接近編輯先生，把朋友的沒有出路的稿子，增刪一次，便算爲自己的創作。

「文剪」「文抄」的謔法，在現在看來，究竟還有點冤枉的。章實齋說：「文士務去陳言，而史筆點竄塗改，全貴陶鑄羣言，不可私矜一家機

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忠文而出於己，是爲言之無徵；無徵，且不信於後也」。這是文與史的分別，也是述與作的分別。無論什麼，贗品是不在此列的。

作偽一事，也許就是中國人的創作罷，這些可看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近些顧頡剛曾有輯錄辨僞叢刊的企圖。不過古時的僞書和現在的贗品，却也有個分別。古時的僞書，都以自己的作品算是前人的作品，爲的是想「託古重言」。現在則都以同時別人的作品派爲自己的作品。這固然是古今的一大變革，給「人心不古」論者以強有力的佐證，同時也可看到今人作僞的技術，實在不及古人的巧妙，而是每況愈下了。因爲古人援引前人，已死去的前人，死人是會講話的；而今人則抹殺同時的今人，今

人沒有古心，他是會提起訴訟的。可見要想作偽，也得取法乎古。首先就要涵養一顆古心。

不過古人的作偽雖巧妙，但因古人在當時畢竟也是個生人，所以書中往往吐露生氣，而被後人發覺出來，指摘爲偽，這在作偽者是意料不到的。

另一方面，既然不能根本廢名，則辨偽的工作，還是要的，而且，偽作究竟是一件不經濟的事，與其麻煩於後，不如及早做一番今文辨偽的工作。

學 校 新 聞

亢 德

下面的兩則學校新聞，是從近幾期論語的半月要聞中抄下來的。

杭州浙江省立高級中學學生床上的被單，係該校向×實業社定製者，白底藍字，字爲「君子慎獨，所思無邪」。

有署名K O者投函本刊，告以『青島××女子中學於三月初檢驗全體學生處女膜。凡初級部至高級部之學生無一倖免。檢驗時，學生分班裸立室中，由該校一英文教員，體育教員，及訓育主任三人主其事。』

檢驗方法，極爲慎重，幼小女生，因不堪痛苦，淚流滿面者，大有人在。」

以中國之大，學校之「林立」，道學先生之多于過江之鯽，揣想起來，如上所錄的新聞，總不會少于全國學校的總數，惜乎寡聞之人，所知不多，現在就談談此二者罷。

前閱西滄閒話中的東西文化及其衝突一文，刊道「羅慎齋在湖南嶽麓書院當山長的時候，下命令把書院裏的數株桃樹斫了，因而恐怕桃花引動了書生們的邪思」。當時很佩服羅氏防微杜漸的苦心實非常人所能及。現在有了這個定製格言被單的杭州省立高級中學當局，可以後先媲美了；一個使學生非禮勿視，一個使學生夜夜夢見周公。不過據管見，該校當局的定製格言被單，即使其動機並非偽善，也怕是勞而無功的。不是有這麼一

個故事嗎：一老僧絕對不令徒弟見到女人，一日同出化緣，徒弟見女人而駐足凝視，師父嚇他說，這是妖怪，多看要吃掉你的。及歸山寺，師父問他今日下山所見各物中最喜歡的是什麼，徒弟回答道：妖怪。知好色，慕少艾，人大心大，小夥子想大姑娘原是難免的事。任其胡思亂想弄得面黃肌瘦當然是不能的，但把格言被單蓋在他們身上也不是靈驗的驅邪咒。說不定某個學生原先倒是毫無所思的上床睡覺去的，一見被單上的赫赫格言，反而靚字傷情，想起孤居獨處，漸涉邪思，輾轉反側的睡不着起來，這不成愛之適足以害之了嗎？那末怎樣呢？世上不是有一種叫作性教育的嗎？

至於檢驗處女膜，則簡直是荒謬絕倫的「獸行」了。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處女膜之有無不能就斷定是不是處女；而且即使不是處女了，也何必

大驚小怪，學校原不是童貞保守處；即使說應是處女而非處女的不貞者不是淑女，在學有損校譽，那也只要她的不貞非貴師長所造成，不貞的她不在校裏誘惑師長，教壞同學，就可不必過於認真。何況處女膜之有無並不就是處女之鐵證。然而終究有學校「極爲慎重」的檢驗過了，這樣胡作妄爲下去，受驗者不但「不堪痛苦，淚流滿面者大有人在」，含冤莫白一死了之的也將一定不乏其人。真是何其不幸生爲女兒身，更何其不幸而生爲道學魔鬼們宰制下的中國的女人。

文章與藥

風子

晉朝的讀書人大都輕裘緩帶，顯出飄逸的風度，這種習氣的由來，據說是因為吃了「五石散」，皮肉發燒，不能不穿寬大的衣服。於是互相倣尤，朝野風從，飄飄然，都有神仙之姿。因而反映到文章上的，便是清俊通脫的小品文。可見藥與文章，是有些關係的。

近代人好像沒有吃「五石散」的勇氣了，一來怕冷，二來也不慣於熱。於是就有了魚肝油補腦汁之類，這些的確要比「五石散」來得安全，

給洋人賺去幾毛錢，爲國民添上數磅肉，也實在便宜得很。可是對文章的關連是甚麼呢？大概吃了魚肝油補腦汁以後，立刻去寫「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等類的名文，便是這必然的反映吧！

但文章與藥的關係，其實是並不祇此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等類的名文，固然是來自魚肝油補腦汁，這些名文發表以後，也實在還有使人去吃幾片阿司匹靈的可能。

這上面就有了區別，前者是吃了藥寫文章，而後者是寫了文章叫人吃藥。如果有誰要用這個說數來證明「今不如古」，那是還有一些資料可以助虐的。

今人的文章使人頭痛，已如上述。而昔人卻偏有愈人頭風的文章，如陳琳的檄，劉壯輿的文，曹孟德和蘇東坡就都會佔到便宜。洎乎明季，便

有一個袁中郎，曾讀其與陶石簣書云：

會胡太六，知社中諸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草，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菝大黃，腹中飽悶時，亦有些功效也。

如今固無人參甘草，也不見巴菝大黃，然而文章這一門，據說又是有關「世道人心」的。

蒼蠅之滅亡

徐懋庸

已經是暮春時節，天氣漸漸地熱起來了，有幾天甚至帶着些夏意。於是，我忽然想到，在鄉下，現在已經有蒼蠅出世了。

說起鄉下的蒼蠅來，真是洋洋乎大觀，尤其在夏天，尤其在廚房和廁所裏。鄉下人的夏天的廚房，可以說一半是蒼蠅所有。在飯鍋周圍，在茶缸邊緣，在每碗菜上，在每盆湯中，莫不駐紮着它們的水陸軍隊，成千成萬，還有大批的空軍，嗡嗡地在盤旋。當飯菜移到食桌上時，蒼蠅軍也

跟着加以保護，使人們不能下箸。

鄉下人的廁所，多半是一口大缸，設在屋外的空地上——不過這也許只有我們的鄉下是這樣——，叫做露天糞缸。這露天糞缸，便是蒼蠅軍的大本營，也是蒼蠅軍的教練所，梁任公會用以比喻擾攘爭奪的人類的蛆蟲，便是在露天糞缸中受訓練的預備軍。人們到這地方去稍微的驚動，蒼蠅們便一轟而起，作總攻擊：小便的時候，攻擊你的臉，大便的時候，攻擊你的屁股，斷難倖免的。

這樣的蒼蠅，不但從衛生的見地看來，其為禍甚於洪水猛獸，就是無端騷擾使人不能安靜這一點，其罪也已不小了。

然而鄉下人對於這樣的蒼蠅：却很能容忍，並無滅此朝食之意。推其原因，大概有二：第一，他們對於自己的抵抗力，自信極深，看得區區蒼

蠅，決不能損害他們的身體。所以他們毫不相信衛生家的話，把蒼蠅羣集過的飲料食料，滿不在乎地裝進自己的肚子去，甚至在飯裏茶裏雜着二三個死蒼蠅吃下，也決不介意。在他們看來，衛生家們的恐怕被蒼蠅害了性命，實無異於杞人憂天。而事實上，蒼蠅對他們也確乎不能爲害。鄉下人很多活到八九十歲，也是吃過不計其數的蒼蠅所下的毒菌的。

第二，他們深知蒼蠅這東西是撲滅不完的，在他們目前的生活。產生蒼蠅的是他們的廚房和糞缸，他們的廚房和糞缸之所以產生蒼蠅則因爲腐臭和醜觀。然而腐臭和醜觀，其實是構成他們的生活的主要元素。他們每日所吃的只有腐臭的東西，則他們的廚房焉得不腐臭，他們的房子沒有設一個清潔的廁所的地位，只好把尿屎置諸露天，則他們的糞缸焉得不醜觀。二者未除，則蒼蠅終不能撲滅。撲而不能滅，則撲之何爲。況且他們

有太多的工作，須用全副的精力，若將這精力分出一部分去撲不能撲滅的蒼蠅，結果反致減損了建設的工作，無益而反有害，實在是不合算的事。因此，他們寧可鍛鍊自己的抵抗力，使蒼蠅不能爲害，却不去徒勞地撲蒼蠅。

蒼蠅，小物也，爲目光遠大之士所不屑談者。然而，在實際上，蒼蠅之所以存在的問題，却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從蒼蠅之小，是也可以談到大問題的。

據我看來，蒼蠅的生命是要和現代文明的歷史一樣長久的，因爲它根本是古代乃至現代的文明的產物。古來的文明產生了一種過着腐臭齷齪的生活人類，因而又產生了蒼蠅。這種人類的生活一日不改善，則蒼蠅一日不會滅亡。

蒼蠅以及和它類似的東西，在今日，一定是充斥於世界各國的大部分。說中國最富於這類東西倘若不錯，則美國也決不會少。

以文治國

鄭陸

越是蚩尤臉子越愛照相，越是貧窮越愛裝氣派，越是「不亨」的文人，越愛掉文袋，人情大抵如斯。

現代一切雜誌報章，必有一文學副刊，又必時常有一張圖畫增刊之類。前者必有「哎喲！」之類的小說和詩歌，後者必有當代要人的照片。「名媛」或「名閨」的「倩影」，或某甲與某乙之結婚「儷影」之類。是專替照相館作廣告麼？非也，是合乎上述的這種心理作用的。

無如中國「以文立國」，大概已有一千二三百年的。詩，賦，「時文」之類作的好，則是代表其一切科學，經濟，政治之類的學問皆好。有些政治家，似乎無暇親理文事，可以不弄這一道吧，然而他偏要作詩，填詞，寫對聯，題字。而結果往往實在「不亨之至」。

這起源實在也很早的，然最可惡之例，無如乾隆遊江南，到處題詩，偏要煞風景。當時從臣大概倒真頗能文學的，然而御題，也多「不亨之至」！但這情有可原，因為這是他的政治作用；而且，我們不要忘記是滿人。滿人能作漢詩，是自以為了不起的。何況，詩也的確不容易工。

現在是民國了，二十世紀了，科學時代了，可以不必來這麼一套了吧！然而也不行，文事是仍然在治國。

但有許多人却很怕亡國，以為住在租界里就遠不及住在內地舒服，而

且一旦亡國，大家當了奴隸，必定非常痛苦，他們用精密的遠大的方略統治着我們，必定使咱們永不翻身。然現在大部分人生活中並沒有社會和國家觀念，無心者比較麻木而平安，有心者也必痛苦而解體。歇後鄭五昔日已自覺無聊，現代并歇後詩亦不可得，嗚呼！

中學學生讀經

亢德

最近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廳，禁止中小學校，強令學生誦習經書，令云：『近查各地初級中學及小學，有指定經書強令學生誦習者……是不特違背本部所頒中小學規程及課程標準之規定，抑且加重學生擔負，轉使算學與自然科學等成績，日趨低劣，（據各省市報告各地方會考結果，以算學與自然科學成績為最低劣）。殊屬非是（下略）』。這通令各廳能否遵照辦理固然只好且待下回分解，教育部的賢明却總不能不使人敬佩的。

誦習經書的結果不但『使算學與自然科學等成績日趨低劣』，也使小學生如荷重負魂夢不安，視學校如畏塗。凡在私塾裏誦習過經書的想都嘗過這種苦味，對着一本毫不懂得的書，在先生手執戒尺高呼讀呀讀呀的嚴威之下，如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的照字亂讀着，既無絲毫興趣，又愁明早背不出吃戒尺受罰跪，真如啞子吃黃連，有嘴無處說。在一般私塾裏誦習經書，還不過經書而已，不必再弄算學自然科學，但以經書實在太難誦習了，雖是專心壹志，除了神童也就難于勝任愉快。現在既有算學自然科學等等，又要誦習經書，二十世紀雖說各種科學都較進步，孩子們却總未必也跟着進步到頭三臂六，於是顧此失彼，轉使算學自然科學日趨低劣固屬必然，學童所嘗的苦味也必今勝于昔，生不逢辰之嘆，連孩子也怕要脫口而出了。學習算學和自然科學也許不是中小學生所樂為，倘是用功而又

非天才也難免苦惱，但這種苦僅就個人說也還有補償在後邊，處今之世，懂得點算學自然科學究竟有點益處。若夫經書，則任你能夠誦習如流，除了因而或能寫點叮叮噹噹的文章外，有什麼用？

但是爲什麼竟有人指定經書強令學生誦習了呢？誰無子女，那種人未必是麻叔謀轉世。懸想起來，那種人總認定經書是好書，自己又有權力可以指定之強人誦習。湖南何主席的在兒童節日演講中以論語三章訓兒童就是代表的例子。據主席訓示，『兒童要學好，不可不讀孔子的書。孔子是大聖人，是萬代的總老師。不跟他學，不會能學好的。』他既一口咬定兒童要學好非跟萬代的總老師學不可，當然強令兒童誦習孔子的書了，而且他講明還要考兒童們跟總老師學得怎樣，『如果不懂得，那就是你們太不用心了；你們的先生也太不負責了！你們要特別注意！』主席的訓話大家

知道比教育部的通令厲害到千百倍，教師們恐負太不負責之罪致干未便，自然下死勁督責兒童們拚命念子曰子曰了。這位主席認爲兒童要學好非跟總老師學不可，指令誦習論語，那位司令覺得抗敵救國，非熟讀孝經不行，就通令熟讀孝經，風來草偃，各地中小學校乃有指定經書強令學生誦習的事，學校也於是復成爲私塾，今日的兒童仍和他的祖父父親一樣，吃盡詩云子曰的苦。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兒童們吃盡萬苦而能做個好人，抗×救國，自然得足償失。無如要使兒童學好，在今日已可不必有勞萬代的總老師，不必非讀連主席講起來也很吃力的孔子之書，而且成功好人也非只是書本子所能爲力。不信的話，請看眼前我們一般從小跟總老師學好的人們好到怎樣？請看看從小沒有跟這位總老師學的別國國民如何？至于抗敵救

國，則經書還沒有這種意想不到的效力，總老師們地下有知，也一定拱手說「則予豈敢」的。

主席他們的善意我們是明白的，無如他們犯了個「陋」病，認不清世界在進化，今日與昨日迥乎不同，以致競開倒車。這種犯陋病先生們假如只在三家村教蒙童，終還『無啥要緊』，偏偏「天意如此」，叫他們來治國平天下，有點勿大好白相了。

說小品文半月刊

語 堂

我向最惡寫五六百字隨感，蓋自知无此本事也。因五六百字隨感，須做得如浮雕，一筆不苟，或如虎步者，步步有力，方值得咀嚼玩味。然另有一法，即心頭偶有佳意，信筆寫下，如寫文人日記一樣，雖可發表，却非爲發表而作，只須見真存真，自亦可讀。如此無拘無礙作法，或且可勉強做做看也。吾欲說小品文半月刊，先說小品文。言其小，避大也。世有大飯店，備人盛宴，亦有小酒樓，供人隨意小酌。吾輩只望與三數友人小

病

酌，不願赴貴人盛宴，以其少拘牽故也。然吾輩或在小酒樓上大啖大嚼，言笑自若，傾杯倒懷之樂，他人皆不識也。世有富麗園府，亦有山中小築，雖或名爲精舍，旨趣與朱門綠扉婢僕環列者固已大異。入其室，不聞忠犬唁唁之聲，不見司閹勢利之色，出其門，亦不看見不乾淨石獅子。惟如擔漪子所云，『譬如周程張朱拱揖列席於慮義氏之堂，忽有曼倩子瞻，不衫不履，排闥而入，相與抵掌諧謔，門外漢或嘖嘖驚怪，而諸君子必相視莫逆也』。程朱載道，子瞻言志。小品文所以言志，與載道派異趣，故吾輩一聞文章『正宗』二字，則避之如牛鬼蛇神。昔韓退之傳毛穎，蘇子瞻賦黠鼠，大概亦吾輩中人。然天下大矣，何路不可走，各行其志，汝爲汝，我爲我，有何大不了？我賦蒼蠅，汝作程克俊赦河南州軍文可也。再說半月刊。週刊，半月刊，季刊，文字各自不同。週刊太重眼前，季刊太

重萬世。週刊文字，多半過旬不堪入目，季刊文字經年可誦。月刊則亦莊亦閒，然總不如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輕爽如意。月刊譬如一師一旅，隨軍行役糧草馬匹甚多，出發不便，半月刊稍近游擊隊。朝暮不止，出入輕捷許多，余意半月刊以每期四十餘頁爲當，月刊每期八九十頁亦已儘可過癮。今人所辦月刊，又犯繁重艱澀之弊，亦是染上帶大眼鏡穿厚棉鞋闊步高談毛病。半月刊文約四萬，正好得一夕頑閒閱看兩小時。閱後捲被而臥，明日起來，仍舊辦公抄賬，做校長出通告，自覺精神百倍，猶如赴酒樓小酌者，昨晚新筍炒扁豆滋味猶在齒頰間。

病

徐懋庸

鄉下的窮人們的子弟，幼時大抵面黃肌瘦，但一到十二三歲之後，就因爲正式參加於勞作，受着大自然的鍛鍊，終必成爲身強力大的人。身強力大，是他們唯一的財產，是一世的生活的資源，所以他們最怕害病，病是他們最大的仇敵，該詛咒的。

但在過着不勞作的生活的人們，病是可以讚美的，叔寶多愁，長卿善病，算是佳話。無日不吃藥的林黛玉，顯得愈加可愛。「東亞病夫」這名

詞，加給我們整個的民族，雖覺可恥，但作為個人的別號時，却使人覺得其人的風雅。

這事情，或者也可以用社會的「對立 (Anti-thesis) 的根源」來解釋罷，猶如富貴之家的婦女之所以喜歡三寸金蓮，使步行十分拘束，無非為了要和被勞動所苦的（也因而貧窮的）大脚女人們的走相反對，以示區別而已。

連那竭力想從貴族變到 *noir* 的託爾斯泰，也是病的讚美者。他說到他的病——他是多病的人——如同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似的。他對人會有這樣的一段談話：

「一個人生了病，好像極緩極緩地走下一個斜坡。在某幾處，好像被一幅幕——一幅薄布製成的軟幕所界：這邊是生，那邊是死。在道德的價

值上，病的狀態是遠勝於健康的狀態的。不要對我說起從來沒有生過病的人，那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女人，一個極健康的女人，一定是個真的野獸。」

我生於只能養出面黃肌瘦的孩子的家裏，到後來却不去參加勞作，和學校結了十多年的因緣，出了學校，又漸漸地成了所謂「文人」，所以一直是面黃肌瘦，至今不知健康爲何物，但是我也沒有生過像樣的病，二十多年來，只喝過四五瓶治傷風中暑的藥水。因此之故，我對於上述的託翁的話，一點也不能了解，永遠存着懷疑的。

今天翻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看到如下的一節，我纔悟得了託翁的話的意義。

「人類以疾病，愚鈍——一言以蔽之，是以弱的，低的，衰下去的生

活的一切現象爲醜，是毫不容疑的。這樣的本能的發生，不但從苦痛和衰弱的狀態，也使我們的心，同情底地哀傷起來的事看去，便全得理解而已，凡有對於衰弱的嫌惡，是保存種的力，引向優良型範的雜婚或結合去的，所以也適合於目的。但是，這樣地成着侮蔑的對象的弱的人們，也還得設法活下去。他們自己的醜，在他們自己之前提出悶悶的問題來，不絕地成着生命的鼓舞者。他們對於運命和神明，對於社會，對於強者和傲者鳴不平……『我們何罪呢』？他們說。然而爲運命所虐的多數人中，則愈是添進全然不當地辱於社會者，卽窮人去。對於病人，可憐人的侮蔑，在夢得自己是被棄者，是可憐者的窮人，不能是正當的感情。人們所感的同情底的苦痛，使健康者和強者皺眉，說『將這病人弄到那邊去。』然而這同情底苦痛，在慣於苦痛的心裏，則變爲一般底的意義的『同情』。相互

的同情，相互的扶助，在貧人和失敗者們，是成爲必要的東西的。於此便發生了不遇薄命的人們的道德和宗教。」

再想一想託翁是爲貧者弱者祝福的基督的信徒，則更加明白爲什麼他說在道德的價值上，健康的狀態不如病的狀態了。

偶 感

鍾 開 萊

救國自是大好事，然而我聽見人說到這兩個字的時候，十次裏倒有九次不免「毛指」。

有愛國牌毛巾，有九一八真藕粉，有新生活化學洗染店，尤有新生活運動之必需純粹國貨黑呢帽大批已到之廣告。記得還有人曾論證「永安虎標萬金油」與救國之關係，使人看了真要替論語欣幸得了這許多資料。

前胡蝶女士等來杭表演話劇「笑與淚」及「還我河山」，有人問我看

了作何感想，我說：「胡蝶是好的，別的也不錯，只是他們後來似乎不必皆救國」。原來這兩個劇本的 Part and parcel 都是三角戀愛，到後來却不知怎的一來，你也救國他也救國了。於是此劇本乃一變而為「民族主義」的了。別人余不知，我之去看胡蝶，目的却是看胡蝶，而誰都知道胡蝶之值得看並非因她救國。

上文說了「別人余不知」，恐怕有點不老實，實說呢，我就不相信世上真有人買呢帽為行新生活，吃藕粉為紀念九一八！雖然買呢帽的學生很可以在交到訓導處去的生活日記上記上一條「今日購國貨呢帽一頂，為實行新生活之表示」，或在寫給他父親要錢的信上說「男因實行新生活，已購新生活國貨呢帽一頂，價洋三元二角……」云云，之類。

嘗論中國人最為虛偽，試一讀所謂筆記小說之類，淫詞豔句，摭拾皆

是。篇中每每記載一對男女淫奔或人鬼陰合之事，其中描寫儘可極盡誨淫之能事，而最後則必加上一段天道昭彰，果報不爽，於是男女皆不得善果而終。這樣一來，觀者即以作者在「戒淫」，而作者亦自己說服了自己在「戒淫」了，於是明明一部大淫書，遂一變而為勸善文！近日所謂救國，亦復類是，談戀愛恐為人罵，則假救國之名而行，一本書三百頁中二百九十頁儘可卿卿我我我卿卿，只要最後十頁中來一下什麼東北義勇軍或西北墾殖隊，就算愛國小說了。作者明知自己在寫戀愛，讀者亦明知自己在看戀愛，而彼此心照不宣，大家救國，嗚呼，此國之所以不得不救乎？

母 豬 渡 河

語 堂

相傳有母豬，帶九隻豬子外行。將渡河，點一遍，連自己共爲十隻。及渡再點，只見九隻，環觀小豬，固未有失者，然再三點數，仍只得九隻，恚甚急甚。哭而死。蓋未將自己算進去也。是之謂母豬之智慧。

人類似比母豬聰明許多，然亦常有因恚甚急甚，而忘記將自己算進去者也。如穿西裝革履赴國貨大會演講反對洋貨者，坐汽車赴運動會作主席自許爲鼓勵賽跑者，卽屢見不鮮。是亦與母豬之智慧相去無幾。似乎是亞

里斯多德說過，人類者能理論而行爲未必合理之動物也（*Man is a reasoning, but not a reasonable being*），此語得之。

譬如有人於此：所編爲小品副刊，所發表爲隨感，遊記，讀書隨筆，而偏好攻擊他人所編登隨感，遊記，讀書隨筆之小品文刊物。甚至隨筆所談亦同爲明人書。然攻擊之勢甚急。是亦忘記將自己算進去耳。『公无渡河，公既渡河，可將奈何？』

又有人焉；義形於色，責人春遊，以爲是『亡國』之兆。而在同期一刊物上登啟事曰：『前訂本期出版作家生活專號，因春假關係，執筆諸先生多乘時出遊，致承撰稿件未能如期完成……』其智慧亦與驅車赴運動會而自許爲鼓勵賽跑者相等。

世上若无此等事，呵呵大笑機會，豈易得哉？

古則有法國文人著書立說，刺刺不休，闡發沉默之重要，卒成書三十卷；今則常見有破口大罵幽默之刊物，在投稿簡章中歡迎幽默小品；夜夜在迴力球場努力工作者，四處投稿罵人頹廢。信哉亞里斯多德之言，人類非合理動物也。

然則母豬之智慧，並不希奇。此孟子所以常有『相去幾希』之嘆。

母豬之智慧既極常見，如之何而後可？中國有名言曰：『眼不見爲淨』。夫『眼不見爲淨』者，孟子齊人一妻一妾章之註脚也。夫良人者，所仰望於終身也，故宜『饜酒肉而後返』，『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亦理之宜。齊人之妻若肯不見，豈不淨乎？然彼婦偏欲『矚良人之所之』，於是發見東郭播祭乞餘事實，卒至『相泣中庭』，家庭破裂，皆一『矚』之罪也。吾人讀人文章，不應根問人之行徑。此爲上策。其次，

爲齊人妻者，既發見東郭乞祭事實，當良人『施施從外來』時，不必『訕』，亦不必『泣』，只須迎笑上前摸其大腹曰：『今日又是那裏吃得貴人一腹酒肉？』良人必喜甚。如此家庭亦可不致破裂。

西人有言曰：All fools are not dead yet。吾欲糊糊塗塗以終身，不見不瞞，則滿眼皆載道之漂亮文章也。

陳繼儒有言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然則在鴉片坑上大談嚴肅生活，亦有致之一。近水樓台，何時不有妙致，要在慧心人隨處賞樂耳。

關 於 藝 術

玄 暢

夏天又開過幾個美術展覽會了。時賢的佳作，約略拜觀。老實說，好的作品實在少，連圖章好的也不多見。

如果多少見過幾張古代畫，或在西洋逛過幾趟博物院，回顧這些作品，不免心下艱難。正如聽過好音樂，壞音樂不要聽的。

丟開文人畫不說，便幾乎沒有畫可觀。我好像見過一幅指事畫，是九方壘相馬圖，但看不出九方壘，也看不出一匹好的馬。當牠 Art-studie 到

可過去吧。也曾見過一幅采薇圖，是兩個大漢，高可尋丈，上面題着「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之類。不看這，兩枚呆漢而已。

夫實體難工，空摹易善。唐代以前的名畫，未有無故事者。故事畫要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時序，地理之類，便不能隨意下筆。相傳王維善賞鑒，得一幅「奏樂圖」不知是什麼故事，王維指定是霓裳第三疊第一拍。有人集樂工考訂，無差。一到文人畫山水，畫工專白描，任何人也動筆畫幾下，於是畫事之精神全失，而藝術之道不專，佳作自然少了。

西洋畫也多有故事的，最近的畫派才有些哲學理論，但也不重隨意畫幾筆之類，沒有文人畫。即有派別者，也是專門某一派的畫家。

不求畫於畫家中，而索之於文人中；不從實際入手，而專圖寫意；偶然寫意有得，又急想功名，遍請黨國要人輩品題，他們懂到什麼藝術呢？

甚而至於到西洋人面前去弄玄虛……於是一時代之藝術，殆不可問了。

如果要有好藝術品，無論學東洋畫西洋畫，印象派表現派，請先拿一枝若干日的硬鉛筆，畫一隻皮鞋或一個蘋果，一絲不苟的認真畫下去。這麼畫上十年八年，有根了，再學調彩色，摹古人，成派別……

雜 談 姓 氏

風 子

漢高祖得了天下，想起鴻門宴上項伯的功勞，便封他爲列侯，賜姓劉氏，這是姓氏作爲獎品的起始。現在封建的制度已經過去，即使稍有餘孽，後起諸壯士也正在口誅筆伐，看來這種欽賜姓氏的妙用，是不會再有的了。但現在許多姓劉的入里，一定還有項伯子孫，那是毫無疑義的。

劉氏子孫的真僞無從辨別，很足以使後起諸壯士覺得放心。但姓氏的本身，其實也還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根據通志氏族略里所載：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

三代之後，姓字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三代以後，姓氏合而爲一，而以地望明貴賤，那是實情。但平民所得着的，依舊是姓而不是氏。雖然在前人的筆記里，常能看到「某氏子」一類的記載，但據我看來，這個被稱爲「某氏」的，即使不是貴人，也一定是書香之後，或者與貴人讀書人之類有些瓜葛的。

這緣故，不妨用近代遺風來證明。每天報上所有的，某氏乘飛機到某地，某氏對白銀問題發表意見，這些不消問，都是貴人要人。幾曾見車夫阿二和倒垃圾阿福被新聞記者稱爲某氏某氏呢？

可見平民即使有姓，而還是不氏的。

稱氏除了是貴人要人的專利品外，三代以後，女人也都稱氏。這回却真的不分貴賤了，太太是某氏，傭婦也是某氏，一些不相干。但卻又有老的分別。大概出嫁的女人以父姓爲氏，於是毛頭小姑娘又只得例外。

到了現在，女人們也把姓名連在一起，不再稱氏了，於是這又成了貴人要人的專利品。

可見即使是姓氏小事，也還有許多麻煩的。

完人

徐懋庸

人

完人，據舊說，是只在三代以上有的，以下就沒有了。然而，現代的人們，却一味把望他人是完人。

自己也有缺陷，則贊成「缺陷之美」說，Beauty spot 呀，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呀，廚川白村云莊子曰，有着種種理論的根據。然而對於他人，還是求其「渾然如玉」，十全十美。

某人是「思想界的權威」，小說也做得成功，可惜牙齒太黃了，年紀

太老了，氣量太小了：該罵。某人對於新文化運動曾有重大的貢獻，散文也做得可以佩服，可惜如今退隱了，不再領導青年了，做起打油詩來了，「晚節不全了」：該罵。某人是革命的，然而有一個情人。某人是愛國的，然而也愛讀書。你是同路人麼，但爲什麼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你崇拜蕭伯訥麼，但爲什麼不吃素……

如是等等求全責備的批評，是今日所常見的。

對於正面的敵人，那批評的態度，往往非常籠統。倒是對於朋友，對於思想的立場相同的人們。連積習上的一點小異，也不能容忍，吹毛求疵，無所不至。抽香烟是不好的，喝老酒是不行的，看梅蘭芳是不該的，而且據有這一點小疵，就可以否定一個人的全部的價值。

韓愈在「原毀」一文中，描寫着類乎今日的批評者的人們：

「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事已也。」

他又指出這種態度的本原是「怠」與「忌」。「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我不敢說現在的批評者們的態度都是由於怠與忌。我只要說這種態度所造成的損失是很大的。缺陷是不好的，曲解「缺陷之美」的意義而自安

於缺陷，這纔是「不能修」的「怠者」。然而缺陷是誰也不能免的，因為今日的社會制度根本是有着缺陷，而人類是社會的動物，社會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故社會制度的缺陷亦必反映於人類的意識上。若要人類的意識根本沒有缺陷，必待新的社會制度建設完成以後。今日是着手改革社會制度的時期，這改革的工作，需要多數人的協力，除了正面的敵人以外，凡能對於改革盡積極的或消極的，建設或破壞之力者，不論其爲何人，不論其動機如何，不論其在意識上有着重大的缺陷，都是應該歡迎的，唯這樣纔能得到多數人的協力。

從前希臘有個犬儒派的哲學家白天提了燈火去大街上尋人。他所尋的大概也是完人罷，他是沒有尋得只好孤獨地生活着。今日的青年，倘若也一定要尋完人做朋友，那麼也只好孤獨地生活下去了。

哈達巾與蒙頭紗

追迂

初到北平的人們都要奇怪爲什麼那般在路上，在娛樂場上的姑娘們頸上都圍着各色的薄紗？等到大風捲土而起，看到那班小姐姐奶奶們都將那薄紗蒙在頸上與面上了，這才明白了它的用處

考蒙頭紗未流行以前，大家只知道用手絹的。那時大風一起，姑娘們在包車上都用手絹鋪面；但手絹既時行小巧，而面孔又都胖胖。手按嘴咬，終時時不免被風括去；且帕雖輕飄，終不若蟬翼紗，可以不阻視線。

于是初創者以綢巾，倣效者新奇不一，商人牟利，乃用最薄之紗，作巾以行，風尚所至，全境用此。但紗薄如蟬翼，風土所至，細紗仍能穿過無阻，蓋此時已失其擋沙土之原意，而爲漂亮人之用品矣。眼在紗內看人正如人立簾外，頗類國貨中之保險門，可收能外視而不能內窺之効。小姐們愛此，亦「垂簾」之遺風，雖不「聽政」，然皇后之呼聲固在耳也。男子們因洋裝之領易爲頸部所污，亦由綢巾而用此紗。從此你也紗，我也紗，授受可以相親，交換亦較爲便利；此物價廉物美，馬路可以此獻愛，公園可以此定情；蒙頭紗之爲用，可謂宏矣。

但是，青年時髦，有害風化；劉哲長北大時，訓育處曾招一用深紅之帽與嫩黃之蒙頭紗的女生，加以訓斥；北伐軍將到華北時，天津也曾將用紅色蒙頭紗之女士作共黨論。直至現在，公園小河旁，電影場之電扇下，

清風徐來，彩巾亂飄，香氣四溢，亦常爲老成者所慨歎（世風不古），而叱爲「男盜女娼」者也。

現在，班禪大師頒賜哈達巾了。但哈達巾者，神祕處固非俗人所知。但在巾上唸經，終使我想到了北平青年男女贈紗時說一兩句將紗象徵愛，代表愛的話差不多的。

蓋哈達巾之爲物，雖爲蒙古傳來；但也像中國繡花衣之爲洋婦外衣相同，終是摩登之佳品。

有人考查哈達原義，不過爲紀念之意，此說或較可靠；但宗教上之紀念品，與蒙頭紗相仿，恐怕亦非善法。且哈達巾尺寸大小與顏色深淺以及材料質地皆無規定，則將來有人會有眼不識泰山，有人會以魚目以混真珠都難說定的。那麼茫茫前途，將令與新生活運動真義舐觸，或且觸犯摩登

破壞團之怒乎？

關於宗教上之紀念，遊聖地當以聖蹟爲先，天主教相傳某處因有聖事之故，所產豆上有紅色「聖心」，故到者必買此豆。或則照幾張聖蹟的相以留紀念。遇高僧，當以唸珠聖像相贈，唸珠在天主教有以金鍊銀鍊串成者，在佛教則多注重在珠；聖像在西洋雖有用銅版紙，三色版印成者，在中國寺院終是黃粗紙石印而已。此雖中西稍有不同，但其爲唸珠與聖像，終是相仿。據我所知，中國寺院有名「戒牒」之物，到者購取之，功德無量，死時燒去，皆可變錢，牒上所印，佛像以外，字數數十而已。但凡此種種，都非飾物，唯天主教有聖牌及十字架者，小巧玲瓏，由各種金屬製成，貧富均可選掛于頸上，此法固佳，但現在世風日下，社會所趨，認爲宗教與摩登有礙；一見此牌，異性對你會不敢浪笑，師友對你會不敢暢

談，舞友不敢約你去跳舞，賭友不敢約你去回力球場，豈非大煞風景？今乃以哈達巾之聖品，加以蒙頭紗之摩登，于是自由自在，若有若無，瀟瀟洒洒，既宗教而實非，漂亮而持重，好色而不淫，風流而不入地獄矣。至于免災免禍，尤其餘事也。

假如巾被一唸，即成哈達；那所謂「男盜女娼」之彩巾，何不集而建壇，敦請大師以超度之也。

我倦極。我想到前次在上海大戲院開映的拉斯蒲丁影片起來了。天下似乎太平，鬼魂也進了天國，我們將哈達巾蒙着頭來睡眠吧！

一九三四，五，二六。

中國人之聰明

語 堂

聰明係與糊塗相對而言。鄭板橋曰：『難得糊塗』，『聰明難，由聰明轉入糊塗爲尤難』，此絕對聰明語，有中國人之精微處世哲學在焉。俗語曰：『聰明反爲聰明誤』，亦同此意。陳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鼯鼯睡到曉，惟有偷閒人，憨憨直到老』，亦絕頂聰明語也。故在中國，聰明與糊塗復合爲一，而聰明之用處，除裝糊塗外，別无足取。

中國人爲世界最聰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證。能發明麻將戲及

九龍圈者，大概可稱爲聰明的民族。中國留學生每在歐美大學攷試，名列前茅，是一明證。或謂此係由於天擇，實非確論，蓋留學者未必皆出類拔萃之輩，出洋多由家庭關係而已。以中國農工與西方同級者相比，亦不見弱於西方民族。此尙係題外問題。

惟中國人之聰明有西方所絕不可及而最足稱異者，卽以聰明抹殺聰明之聰明。聰明糊塗合一之論，極聰明之論也。僅見之吾國，而未見之西方。此種崇拜糊塗主義，卽道家思想，發源於老莊。老莊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聰明人，道德經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聰明哲學。然聰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學，不爲天下先，則永遠打不倒，蓋老猾巨奸之哲學無疑。蓋中國人之聰明達到極頂處，轉而見出聰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聰明絕頂，看破一切，知『爲』與『不爲』無別，與其爲而無效，何

如不爲以養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國文明乃由動轉入靜，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爲重持不重進取，重和讓不重戰爭之文明。

此種道理，自亦有其佳處。世上進化，誠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爲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樂以求一心之安。此種觀念貫入常人腦中時，則和讓成爲社會之美德。若『有福莫享盡，有勢莫使盡』，亦極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國人雖聰明，善裝糊塗，而終反爲此種聰明所誤。中國之積弱，卽係聰明太過所致。世上究係糊塗者佔便宜，抑係聰明者佔便宜，抑係由聰明轉入糊塗者佔便宜，實未易言。

吾所知者，中國人既發明以聰明裝糊塗之聰明的用處，乃亦常受此種絕頂聰明之虧。凡事過善於計算個人利害而自保，却難得一糊塗人肯勇敢

任事，而國事乃不可爲。吾讀朱文公『政訓』，見一節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過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會事。且恁嚮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

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則自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爲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見宋人已有此種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失『刻方爲圓』，不傷人感情，不辨是非，與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爲個人計，固莫善於此，而爲社會國家計，聰明乎？糊塗乎？則未易言。在中國多一見識長進人時，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時？多一聰明同胞時，便是國事走入一步黑甜鄉時，舉國皆鼾睡到曉，憨憨直到老。舉國皆認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之聖賢，而獨无一失計之糊塗漢子。舉國皆不吃眼前虧之好漢，而獨

无一肯吃虧之弱者，是國家之幸乎？是國家之幸乎？

然則中國人雖絕頂聰明，歸根結蒂，仍是聰明反爲聰明誤。嗚呼，吾焉得一位糊塗大漢而崇拜之。

（本文係承星洲日報之邀，撰寄該報者，攔筆後頗有骨鯁之感，乃轉抄一紙，登刊此地，使與國內同胞相見）

論 高 下

貌 然

文士有一管筆，正如兵士之有一桿鎗；但筆後面要有腦筋，不是人人一律的，所以筆之用勝過鎗。

但文筆人人雖有，腦筋却人人不同，因此分高下。最近有許許多多文士，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各各奮筆伸紙，大抒偉大的議論了。

議論人人雖有，動機却人人殊，因此即算同一的論調又分高下。動機同矣，議論的主旨同矣，然而又更分高下，表現的方法有工拙，有深淺。

不過大抵高低之分，是約略有這樣的標準的。如果是爲人類，爲社會，爲將來，爲理想的，是高的；爲個人，爲小團體，爲現在，爲實用的，往往是卑下的。譬如一個思想者專顧目前，給小困難的人打小主意，那是不成爲思想者的。野狐說教，果然也好像言之有物，然人類一見就知道那是野狐，因爲野狐的教義，是騙人的，動聽的，小鬼的。

時常看見報紙上傳授經驗，煮螃蟹應該加什麼作料，買絲襪應該到某公司；如真是不受某方的利用，作義務宣傳，這種人也可以說荒謬之至了，荒謬到如同張競生。前不久有人傳授戀愛之寶鑰，說應當愛比自己地位較低的女人，方不至有痛苦云云，也是這一類的。更有大報紙副刊公然說「本報屁股」之類……

這些論調其實是古已有之的，筆記小品之類，多頌揚食品；顏氏家訓

中也記載過「娶妻不如己者」之條，只有自頌「本報屁股」之類未嘗見，但可也謬到張競生那般了。然而這一套，夠不上稱爲思想，不應該當寶貝傳授給青年。

大概文筆是人人有的，寫來也好像楚楚可喜，才情各有幾分。但不自己陷進卑下的泥淖里怎樣呢？歷史上不有過秦檜麼？他是狀元。

警 句

徐懋庸

許多作者作文喜用警句，許多讀者讀書喜看警句。學校教師在學生的習作中看到一二警句，更○○○○地圈下去，結果，連在一篇應用的說明文中，學生們也必硬添入許多不相宜的奇警的字句。

實則，作者喜用警句，是由於才力薄，讀者喜看警句；是由於識力淺。才力薄，故不能創作充實完善的文章，徒藉警句以娛人，猶之肉體精神皆無足取的女人，着一九三四年式時裝，勉學摩登，邀登徒子的一盼。

識力淺，故不能理解一篇文章的全部內容及其每字每句所函的意義，徒摘警句以自欺，好像鄉下老兒偶到上海，驚異於外灘房屋之高，馬路上車子之速，歸去逢人便說，只此二事，使不知者以爲整個上海不過如此。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這是因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這裏所說的「深與淺」，即王靜安所說的「隔與不隔」，「隔」與「不隔」之別，即「不自然」與「自然」之別。「池塘生春草」，是本來人人能道的平凡的句子，毫不奇警。至「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是警句矣，而善讀者莫不以前者爲優後者劣。潘文正因爲無處不善，故沒有警句，（也可以說語語都是警句。）其尤佳者，亦只如錦上添花，極其自然，與全文相得益彰，並不獨自出色。但在有的文章中，硬添警句，恰如在粗劣的土布上用金綫繡花，

太不相稱，且所繡之花，決不能佳。現在有一類人作文幾乎全篇用奇警之句湊成，使人如看萬花筒，初看似乎莫測高深，一經拆穿，則不過一些五色的通草紙或者玻璃碎片亂湊而成，其實是毫無意思的。舊式的駢文，也是這種東西。

喜歡看警句的讀者，若讀一部偉大的作品，定會失望，因為在偉大的作品中，常常是沒有特異的警句的。真能欣賞名花者，必至園地之上，陽光之下，微風之中，青枝綠葉之間，觀其活潑的生機，自然的姿色及其與環境相掩映之態。在這樣的境界中的花，然論其為大的小的，已開的，未開的，或者已經凋殘的各有其美，而且合枝葉風光而組織成一種全體的美。但儉俗之徒，只知折取插一枝諸瓶中，自以為已盡得此花之美，這實在是大煞風景的。讀文章只知摘記警句者，亦此類也。

造句修辭，不過形式上的事，而文章首重內容，內容充實，則形式稍有瑕疵，尙且無妨，陀思妥益夫斯基因作小說過於匆忙，造句常有不合文法者，但總不失爲世界有數的文豪。於許多「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作者，則未嘗都有偉大的成就。李長吉詩，「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泣秋雨」，其語亦似能使「石破天驚」，非常奇警，但細玩之究竟有何意味？

我前在「小說與隨筆」一文中，曾說小說與隨筆的區別，一在不求奇警，一在常求奇警。那是對現狀而言，其實隨筆也何嘗應該以奇警見長。無論何種文體，總是以平常的言語說真實的事理者爲上乘。或以爲詩完全是警句的構成，也是不對的。三百篇，以及漢，魏，盛唐最佳之詩，何嘗以奇警見長。現在有許多人愛讀龔定齋詩，正以其造句奇警，然而定齋的詩究竟不是上品，是如朱光潛先生所謂「情淺」「才露」的東西。

世上的言語，本無所謂「奇警」與「平凡」。一句話所以成爲奇警或成爲平凡，視其與真的內容相符與否而定。「廣告」「口號」「標語」「宣傳」中最多警句，因爲這類文章中所用字句，大抵與事實不符。如「新生活運動非措油不可」一語，假如所言是實，卽不成其爲警句。男人寫給女人的求愛的信中說：「我的整個的生命是屬於你的……你若叫我赴湯蹈火，我決不作片刻的猶豫……地老天荒，我對你的愛是不渝的……」正唯其謊語，這些纔成其爲警句。北美合衆國獨立宣言中：「我們篤信人類都是平等的天賦的人權，誰也不能摧殘！」這話在今日讀來還是警句，因爲在這國家裏還有黑奴被迫害，還有勞動者被剝削，還有退伍兵不能生活。在中國，今日看到「驅除韃奴」等話，已不覺其是警句了，倘說「打倒帝國主義」「抗敵」，……則依然是警關的。

去年以來的報章上，常常看到「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等字樣，倘若說的是關於美國或日本和中國的則奇警得了不得，但若是關於蘇俄的，那就平凡了，因為他們的第一次五年計劃已經成功。

中國人讀報紙上的通電和宣言，往往不理會其中所說的事情，只摘取若干警句以資談助。郭松齡反奉時，沸騰於讀者們之口的，倒是饒漢祥所撰的那幾篇通電，我記得一個教師曾對我說，那裏面的「赤化勃興，蒼生戰慄」一聯對得如何的好。

饒漢祥死了，用駢文的通電宣言中依舊充滿了警句。一警句就是空話，用白話文寫的空話也是警句。

鬼 話

子 仁

教育界名宿汪懋祖先生因了「一時與會所至」，在時代公論發表一大篇擁護文言打倒白話的文章。白話之所以須打倒，罪狀有好多，其最重大者，則說是『土苴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之說，青年讀之，信爲洪水猛獸』。禮義廉恥忠孝仁愛這八德是我國的固有道德，也說是國德，國德存國存，國德亡國亡，所以恢復國德的聲浪高唱入雲。恢復國德的最好方法我們原只知道是新生活運動，現在才知除新生活運動之外，還該仰仗文言運動之

大力：文言興，白話亡，國德不被士苴視之，而後國強。這似乎原是不必請益于白璧德先生也可明白的。

但不明白的偏是有人在，第一個是吳研因先生。他不承認白話文是士苴禮義廉恥忠孝仁愛的，證據，蔣委員長的演說辭，中央黨部的宣傳文，黨國元老的論文等多數是語體文，蔣委員長等不是尊崇禮義廉恥忠孝仁愛的嗎？演說辭宣傳文具在，大家可以覆按，雖是教育界名宿如汪先生者當然也難於否認。汪先生原也不否認，他說：『誠然，不佞主中學時，每見上項文章，立即選付印刷，分發講授，如蔣委員長告全國學生書等，傳誦全校。……至如精警之作，如汪精衛先生題晨課圖，革命的勇氣及執信的人格諸作，皆當選為教材。』雖然接着說『但此項文字之數少』作為教材要歎其窮乏，不過這是另一問題，白話文之如蔣委員長汪行政院

長等所作者之可以立即選付印刷，分發講授，雖是汪先生也承認的了。

於此問題就成爲這樣：就是白話文因爲土苴禮義廉恥忠孝信愛，該打倒，但蔣委員長汪行政院長的白話則該擁護。試問這是什麼話？答曰這有點像鬼話！（語堂按：只是丫頭的話）

論玩物不能喪志

語堂

余嘗謂玩物喪志，係今世偽道學襲古昔真道學語。今人謂遊名山，讀古書，寫小品，便是玩物喪志。然德人善登名山，法人好讀古書，英人亦長小品，而三國人之志並未喪，並不勇於私鬥，怯於公憤，如吾同胞。然則國人之志本薄弱可知，喪之不足惜，不喪亦亡能爲也。試略再說說。

孔子好歌好和，好鼓瑟，好射，好樂，不刪鄭風陳風，不刪關雎桑中諸章，學而第一章，卽以讀書爲樂事，論語到處不亦樂乎，不亦悅乎。蓋

孔子洞澈人情，只求中和，不以玩爲非，尙不失爲健全的人生觀。漢儒曲解毛詩，宋儒則變本加厲，以玩爲非，陷入道學。民國儒又比宋儒進一步，並遊山，讀書，小品，亦欲禁止。大約行愈卑者言愈僞，此心理分析所謂『求平』作用(Compensation)與麻子特刀鑽同一道理，不然則不足保持其心理上之均衡。

『玩』在西洋社會已取得相當地位。西洋男女善作樂，甚至夫婦攜手而行，毫不爲恥，只是表示一種較自然的人生觀。今我國人效之，似亦不覺得怎樣。想倘亡西人榜樣，真不知當如何叱爲傷礙風化的一件事。西人踢球，吾人又仿效之，倘亡西人榜樣爲踢球者之護符，不知又當如何遭人反對。今且並幼稚園，亦許幼兒遊戲矣。

中國人不大踢球，而獨好山水花鳥，山水花鳥，卽中國之所謂玩。

中國人看見成年人在球場上搶一隻球，總以為可笑，踢球之姿勢，七顛八倒，亦有傷大雅，君子所不為。惟在初夏晴日，趁夕陽西下，沿隄散步，看柳浪，聞鶯聲，賞荷花，觀池魚，或觀農夫耘草，乃認為成年人之玩。其散步，亦主安閒自在，不似英人所謂 *Country walk*，在大日中急步數里，回來罩上洋毛衫出汗，始謂之 *Exercise*。然中國人生活苦悶，得以不至神經變態，全靠此一點遊樂雅趣。西人之評中國文化，最稱贊奇異者，即在不堪其憂之中，窮人仍然識得安樂，小市民在傍晚持鳥籠在街上談天，江北車夫在茅屋之外，種一二盆花草。蓋中國人亡宗教，其所以得性靈之慰安者，專在自然之欣賞。此一半係中國詩文的遺賜，使常人亦識得鳥語花香之趣。今之復興民族者，只許人踢足球，不許人看花賞鳥，真不知如何說法。工農倘不得踢球之便，又不許看花賞鳥，失了東方欣賞自然

之精神，真不知將如何過日子也。

然古人以玩爲非，尙有系統的哲學在焉。理學家以爲凡玩足使心性浮動，故如女子必以禮教防範之。蓋以爲小姐遊後花園，情根一動，卽爲禍苗，禁之不使遊後花園，亦不失爲防微杜漸之計。今日中國風俗已受西方影響而浪漫化，女子可遊公園，青年可踢足球，要人可看電影，畫家可畫裸體，凡有西洋祖宗爲護符者，皆不敢訛議。獨東方式之遊玩，必認爲玩物喪志，此而言復興民族，民族豈不殆哉！

在此東西文明接觸之時，最用得着健全的批評眼光。小品文只是一種筆調，等於西洋之 *Familiar essay*，如何能令人喪志，百思不得其解。吾恐國人詈陳眉公冒辟疆之小品，餘勇可賈，而詈蒙且哈茲烈脫之小品，真亡此勇氣。吾其急急抬出蒙且哈茲烈脫以爲護符乎？

說 自 我

語 堂

人間世發刊詞，用了一大堆字，雖然係偶爾寫出，却寄託個人一些意見，如『以自我爲中心』，『以閒適爲筆調』，閒時很想說說。今晨重讀一遍，將可講之字面點出，發覺頗不少作文題目，如：『說自我』，『說閒適』，『說清新』，『說個人筆調』，『說現代散文之技巧』，『說冶情感與議論於一爐』，『說蒼蠅』，『說玩物喪志』，『說小品』，『說創作小說多由小品訓練而來』，『說偶有佳意』，『說日記』，『說尺

之革命定義，易以正宗文筆，必曰『政府不良，即推翻之』，其意味之親切與疎淡，相去爲何如也！——『我來做』，不但文言難譯，且必整句刪去，以爲不宜入文矣。第因行文，個人思感總難悉數避免，於是有梁任公之『吾人』及章行嚴之『愚』。余以爲『愚』字雖太嚴肅，倒底可以表出個人思感，比『吾人』親切，用比不用好也。而與『我』相對之『汝』字，（莊子『我勝若，若不吾勝』），則梁章皆未之見。余前在論語『論文』篇曾作一句：『是汝下台，而汝文與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與汝共死』，亦自覺古怪。然現代小品文總須從此條路開放去。英文以『吾人』代『我』者有二例。一爲『社論用的吾人』，（editorial we）一爲『君王用的吾人』，（royal we）蓋社論代表一報之立場，君王代表一皇室，有團體責任在焉。此二例外，雖亦常用『吾人』，與白話文之『我們』同，然

愈近個人筆調，則用『我』字處多。若幽默文，則處處用『我』與『汝』。蕭伯納說理文到處用『汝』代『普通人』，其用法與上引吳稚暉話『你不好』相同：『你』即普通人。蓋幽默小品，作者與讀者如在客室談話，用『汝』『我』適如熟友閒談，不如此不能達到親切自由地步。若易以『吾人』，便又似在講官話，而拒人於千里之外矣。此雖是小事，却與整個文體有關，一言『吾人』，文章則典雅，而失閒適意味。Virginia Woolf 在『現代小品序』文中，談及『我』與『吾人』（我們）之處，表示不滿於 Clutton Brock 之『吾人』，有一段曰：

我們已不見 Max 與 Lamb（即 Max Beerbohm 與 Charrels Lamb）之『我』，而只見到公衆團體及其他高雅要人『我們』……但是『我們』雖然滿意了，『我』——那個人類中的不羈份子——却已陷

入絕境。這個『我』須自己解決他自己的問題，感覺他自己的感覺。叫他同其他的雅人高士善男信女共享這些清淡化了的思感，倒是一種極端的苦痛；所以別人正在洗耳恭聽獲聆教益之時，那個『我』却溜到林野去賞識一葉草片或一孤獨的白薯了。

本文原言『自我』，現只說到『我』字，然一人行文肯用一『我』字，個人筆調即隨之俱來，而大喜大怒，私見衷情，愛憎好惡，皆可呈筆墨中矣。至『以自我爲中心』，乃個人筆調及性靈文學之命脈，亦整個現代文學與狹義的古典文學之大區別。閒當在其他文中表出此意。

笑

鍾開萊

據說英國人是輕易不肯笑的，不知究竟真不真；不笑是好是壞，想來亦無定論。天下事原是正說反說都無不可的：甲說不笑不好，固可以人應當活潑一點爲理由，乙說不笑是好，又何常不能說人應當沉默一點呢？吾意則此等事但有真僞之分，並無善惡可言；能率性見真便佳。本不想笑而爲要裝得活潑一點而強顏歡笑，固然可卑；明明想笑而圖博旁人一句「沉默寡言笑」的好評而扳起臉來，亦一樣可憎可恥。這種人，只落得同謝安

一樣，掉了礙齒散場的。

可惜在這個世上做人並不如如此簡單，向自己負了責還得向別人去負責，馴至哭笑皆無自由，言之痛心。譬如有人向你說了一個他自己認為是笑話的笑話，他的意思不用說是想你替他笑一笑的，你若不笑，就是不給他面子，就是坍了他的台，你就結了怨！你若怕結怨，你就不得不笑，此是一。尤有甚者，這種說自己的笑話的人又往往是說第二遍笑話的人，他說了一個笑話，你（爲怕結怨）替他笑了一笑，倘若就此罷了倒也算了，然而不然，你這一笑會使他更作起福來，於是，好像還怕你沒有澈底了解他的笑話似的，他會將它再向你說一遍，甚至兩遍三遍，（註：我這裏所說的倒不是笑話。）於是你只好跟了他哈哈呵呵哈哈，此時你才會真正感到做人之苦，才會知道做人並非只要不反革命便可一切自由了的。

有求必有供。既有人以別人之笑爲嗜好，便有人以笑給人看或聽爲職業了。一笑傾城再笑傾國之笑與脅肩諂笑之笑，未知孰賢，其爲「賣」則一。笑之商品化，固久矣非乎一日矣。今則一方面既有專以笑臉向人之電影明星照片，他方面又有留聲機之笑片，化幾塊幾角幾分錢，便可市笑而歸，笑之商品化，乃益臻於具體，此未始非科學發明之一功。所可哀者，則人心難說，不甘安安耽耽享受此代價幾角幾分之笑，於是世上乃有因追求笑而喪身毀家亡國者。

笑之不自由，除不許不笑外，尙有不許笑之一事在。喪事人家，小孩們見種種新奇事物，無有不笑逐顏開，然而「不許笑」，非特不許笑，且有以巨靈之掌擊之令哭者。雖然，讀此文者，大抵已非小孩，多學已得愁眉苦臉之法，對於此種不許訓，已不必怕。但如進謁上司或聽主席之類訓

話時，忽見一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飛上那位主席什麼的鼻尖上大翻其跟斗，試想此時此景，何等狼狽？聞說某國公使呈遞國書時，某某對地板吐痰，每一念及，總替那位公使擔心，不知他怎生忍俊得住也。

化學上有一氧化二氮氣者，吸之則笑，世之以賣笑爲生者，其將取道於是乎？笑止之法則尙未之聞，恐除咬破嘴唇皮外，更無他法。

老 話

風 子

中國是很多預言的，推背圖，燒餅歌以外，每當亂離，在從前有童謠，到如今有貼在電線木上的紙條兒。其措辭命意雖不一樣，但費解的程度，却大都差不多。

預言的費解，似乎是天機不能洩漏，其實並不然的。一來是要扮演得像天機；二呢，是替自己留漏洞，準備好「脫身之計」，因為預言終究是預言，誰也保不定真的會靈驗，所以只有含混，隱約。或人曰：「中國若

不迎頭趕上去，十年內必亡國」。現在是：中國既不會「迎頭趕上去」，然而也倒底還沒有「亡國」。

那末，是這預言錯了麼？不，毛病是在太肯定。但這却證明了「或人」並不是預言家。

據說當秦始皇的時候，有人在孔子墓壁里。發現了類似預言的東西，道：「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酒，垂吾漿；殮吾鈔，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必亡」。如果說這真是仲尼的毛筆，或者是別人的而遠在始皇東巡以前，甚至在秦得天下以前，那末，這是預言，而且言中了的。但究竟是不是在秦得天下或始皇東巡以前呢？這，但看他歷數慘劫，毫不模糊，末後還這麼「必」了一下，洩盡天機，大背含混，隱約的信條，便可見並非先知者的預言，倒怕是始皇死後，那些曾經

身受苛暴者的老話吧！

但老話爲甚麼要托做預言呢？這却有待於發掘。

說是發掘，索性自己來動手吧。二世嗣位，秦至未亡，這時候，罵固然是想罵，但如果要仿效英雄行徑，大書「罵人者××也」，卻的確有些未敢，於是只好借死人出氣。加以腐儒附會，把仲尼當做「萬能博士」，除了提倡王道，捧捧國君屁股外，居然還想刻算陰陽，來一個「預卜先知」。有了這二層，老話就套上了一件預言的外衣。

其實呢，即使不套外衣，老話也還可以當作預言的。就如上述刊在仲尼墓壁里的句兒，只要把「秦始皇」「沙丘」等字鏟去，剩餘的句兒，就將預言著每一個黑暗時代里君王的淫威與命運，千準萬確的。

但預言的範圍當然不只這些，而老話的應用也實在大得很。譬如現在

吧，說明年還有匪要勦，還有人因悲憤國事而自殺，還有警士的鎗彈要「自行出膛」，這些是老話，然而也將成爲最準確的預言。

等到老話不再成爲準確的預言時，中國大概是有救了罷！
然而這可並不是老話。

政治上的推與拖

姚穎

一，聽到的。聞老於官場者云，在政府機關做事，須具備兩字密訣，一是推，二是拖。

甚麼叫推呢？無論任何事體，不輪到你做的，絕對不去招攬，輪到你做的，也得設法往外推，推之於別人，推之於別的機關，能一部推出，那是再好沒有。否則，就是一半，甚至一部份，只要得推就推，能推就推。爲甚麼要推呢？據說，可以節省時間，休養精力，減輕負擔。

甚麼叫拖呢？拖，有兩種意義，一是比較重大而繁難的事體，推的原則，已用至無可再用時，就得改而用拖，將他人，或其他機關拖入，與自己共同辦理。一是含有繼續性的事體，或突然發生尙難逆料其動向的事體，若果驟然處置，將來事態變化，出人意料，定必難於轉圓，故須設法拖延。爲什麼要拖呢？據說，可以節省精力，減輕錯誤，增進閱歷。

這樣，或許有少數熱心職務者流，將目你爲腐化，然而腐化并不一定是罪惡，因爲長官對其主管事體，固然希望敏捷，但尤其希望的，是有辦法，有眼光，有步驟，心思縝密，處事穩健，應付有方，所謂老成練達之流。你能出主意，不僨事，那就夠了！至於事體歸何人辦理，到何時辦理，長官是不大注意的；只要長官不責備你腐化，那你腐化之名，不久自然會煙消雲散的。

二、見到的。推與拖的原則，看去雖是簡單，然能裏用自如，不着痕跡，確實不易！常見初學者，因名利觀念甚重，或因面皮不厚，對於推，或則不肯用，或則不善用，對於拖，亦只能做到拖人助己，而不能做到拖延觀變，所以名利雖收，其所耗費的代價，也就不少！有時因為太熱心了，自己不能向人推拖；反而受人推拖，亦有時因為太急進了，絞盡了一番心血，反遭意外打擊！若夫資格稍老的，則較不同，對於人事的分析較清，事體的觀察較明，運用之間，似有一定分寸，長官交辦之事，固不惜漏夜為之，即長官之親信委託，亦常盡力以赴。總之，多做討好工作，公務上之職守，反而實行推拖的原則，誘諸同事或朋友，雖然同事或朋友對彼未必心願，但因彼能接近長官，故亦敢怒而不敢言，甚且反而多所奉承，間或背地裏稍有責難，然而彼亦能自為解釋，謂我國向來有句俗話，

「照壁背後哪個不罵官」？或則援引古人「不遭人罵是庸才」之句，藉以自慰。更有一般資格最老的，對於推拖之運用，簡直爐火純青，臻於妙境，使用推拖手術時，一點不着痕跡，而他人受之者，亦復樂於接納，大批做到這一步，其重要的原則，在於先取得長官之信仰，使同事或朋友對自己發生畏敬之心，然後再拉攏同事，敷衍下屬，使他人由畏敬而變為愛敬，待根基既立，於是任所欲為，不特公的職務，甚至私的家事，均可行「無為」之治，收如意之功，蓋不推而自有人代做，不推而自有人獻策也。

三，為何現政府下也發見呢？現政府不是革命政府，廉潔政府，矢勤矢勇的政府嗎？推與拖，雖然前面言之，長官不一定看為罪惡，然而嚴格言之，終是一件不可為訓的事，何況，相習成風，必使政治趨於腐化，這，豈不與現政府絕相衝突嗎？與現政府絕相衝突的事，而可任其蔓延滋

長，則其問題雖小，似亦值得研究。

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任使及賞罰不公吧！孫中山先生說：「教養有道，則無枉生之才，任使得宜，則得倖進之士，獎勵有方，則無抑鬱之徒」！現在教養是否有道，非本文所及，姑不長談，就任使及獎勵說，對於孫中山先生遺教，實有未能做到之憾。固然，一個大學畢業生充任書記，本不算侮辱人格的事，然而因為他的同事或長官僅是一個中學或小學畢業生，自然他要感慨了！一個勤謹從事的一等老科員，升任科長，本不算光耀門楣的事，然而忽以新進的一等科員，或二等的老科員升任科長，自然他也要感慨了！由感慨而發現做官之方，升財之道，自然，也只好隨波逐流，實行吹拍騙工作了，因為實行吹拍騙工作，對於應盡職務，於勢不能不推與拖了！環境如斯，為之奈何！

其次，大概是閒，閒，閒的關係吧？我曾在論語上披露了南京公務員生活情形歌云：「慢慢叫，畫畫到，講講話，說說笑，吸吸煙，看看報，總算一天混過了！快回家，聽聽戲，打打牌，好睡覺！」閒到如此，自然養成了一種習慣，何況好逸惡勞，人之常情！自然，閒慣以後，事體來了，應付的妙法，不是推，便是拖！而且，久不讀書，眼生，久不提筆，手生，閒久了，辦事能率也漸減，不推不拖，又怎麼辦？

再其次，現時的公務員，也太無保障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故各公務員在有事時，即須預爲計畫，先行拍上長官，以免隨時有失業的危險。然而一個靠山，仍有動搖崩潰之虞，故於穩定這個靠山之後，尚須努力於第二第三靠山運動，這種現象，真可謂其情可悲，其心可憫！欲責之而不忍啊！但是，這些找靠山事體，雖屬業餘運動，然若要去倣他，也得

需要相當的時間與精力，因而，對於應盡職務，反不能不推與拖了：

此外原因還多罷！如所學非所用，如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如政務官不准兼薪事務官不准兼差之兩不字取消，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兩無字變有，凡此種種，直接間接均足以促進推拖的繁榮。

四，不勝感慨的感慨。推與拖，誰也承認是政治上的病態，希望政治上軌道，希望政治清明，希望政治工作緊張，這種病態，或許是在所必去的吧？

現在，不是提倡新生活運動嗎？新生活的意義，不是明禮義知廉恥守紀律負責任嗎？自然推拖是違反了新生活運動。然而各級政府的長官，監督不扣鈕扣，街上吸煙，隨意吐痰等抑何其嚴，對於政治上的病態的推拖，反熟視若無睹，殊令人莫測高深！

樹 木 樹 人

子 仁

本屆北平各大大學畢業生爲促進政治教育之革新，失業問題之解決，組織了一個職業運動大同盟；其宣言中有這幾句：『三十年來，政府及社會人士，但知廣設學校，造就人材，而如何安插統計，則無人過問』。也許是因爲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所說的罷，才說得這麼客氣。倘許我旁人說幾句旁人話，則三十年來廣設學校的政府及社會人士，除了極少數之外，不要說不過問安插人才，就是人材也何嘗造就多少，實實在在『但知廣設學

校」罷了。

設學校原爲的造就人才，設學校的也口口聲聲以此自任，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是常在他們的嘴上搖擺嗎？可是樹木因目的之不同，樹法也因而有異；樹人亦然。三十年來口口聲聲以樹人自任者，他們的目的和方，只不過會和二十年來的大人老爺在植樹節的植樹一樣。所以三十年來廣設學校所造就的人材，和二十年來大規模植樹所得的樹木一樣，仍落得牛山濯濯。

植樹的益處很多，所以植樹才規定有節。奉行植樹的大人老爺似乎也懂得的，每當植樹那天，必先令祕書擬好一篇植樹可富國利民論在禮台上當着召集而來的民衆朗誦，接着還要行禮如儀，以示鄭重，但到真要植樹時，却把從聽差手中接來的樹種在預先叫工役掘好的坑裏胡亂一放，就

此向後轉，讓工役胡亂的堆上石子或是實點土沙。反正樹已插下，不虛此節，能夠生長與否，乃是樹木本身或是沙石的責任，不必『越俎代謀』。植樹節的大人老爺的樹木如此，有些廣設學校的社會人士的樹人也何嘗不這樣。教育是立國之本，他們似乎很懂得的，教育救國呀，造就人材呀，喊得震天價響，辦學的大道理喊過以後，接着是設法造富麗宏巍的校舍藉壯觀瞻，設法請要人關老爲校董，聘博士碩士爲教授以資號召，到諸事完備，擇吉開張，四方學子負笈紛至，則『英雄已入彀中』，胡亂教授隨課指導。四年到來，奉送文憑一紙，恭送諸大門之外，後會無期，道聲珍重還是額外優待，出校之後你的失業得業，當然相應不管。

樹木樹人，原是差不多的！

且慢勵末俗

宜生

還在春末夏初的時候，重慶的軍事當局已出示嚴禁婦女裸膝露肘，略謂『現屆溽暑炎蒸……自號新式女子，裸膝露肘，自以爲美。其實醜態畢形，實屬有乖風化。值此全國提倡新生活運動，恢復舊有禮義廉恥，以厚民德而崇國體之際，若不先行出示嚴禁，並飭全市崗警，隨時隨地，認真實行干涉，決不足以挽頹風，而勵末俗。』

現時中國都會婦人的服裝，的確有着挑撥的傾向，無論從色彩或裁製

法上而論。所以然者，不消說受了歐風美雨的影響。如果你是澈底的西洋文明崇拜者，則你目擊黃帝子孫的閨閣名媛在服裝上已能迎頭趕上西婦，當能慰情勝無，點頭稱善，假如你是崇國粹拜國德的，當然蹙額搖頭，覺得非嚴加禁止不可；而在『第三種人』的我們，則以為西拜文明之皮相的官能的性感的文明，大可不必追踪或迎頭趕上，說句不怕澈底崇拜西洋文明者齒冷的話，在服裝這點上，東洋的比西洋的進步得多多。那末都會婦女模倣西洋的奇裝異服應該取締了嗎？是又覺得不必，因為取締的效力未必可靠，即使立奏功效，實在也無補于今日中國的民德國體。關於婦女的今日中國的當務之急，不在於勵裸膝露肘的末俗，而在于禁慘無人道的『古風』，例如惠安縣的女子嫁後，仍須返住母家，年中僅年節日如除夕七月半回夫家數日，因而厭世結盟自殺層出不窮等等。

時 代 與 人

語 堂

據說這個時代是偉大的，但是時代偉大與否須看這時代的人是否偉大。時代錯誤，誤把二十世紀當做十六世紀，固然老朽，然而根本失了人格，喘着氣急忙忙趨新驚奇的投機主義者，也不足為偉大的時代增光。所以這個時代是否偉大，也是看有無偉大的人。趕熱鬧者只是末世並不是盛世之點綴。

現代中國人脾氣，近於美國，不近於英國，美國人是未成年的兒童

國，忽而麻雀，忽而哥而夫，忽而Crossword Puzzle 哄，哄，哄，哄一年半載便都忘却。又去趕最新的熱鬧。麻雀，哥而夫，Crossword puzzle 就是玩具，而兒童非有玩具不可，而且玩具非迎新棄舊不可。在哥而夫時行之際，打麻雀即名之爲落伍。全國就是這樣哄哄哄度歲月。然而這并不是美國國民之偉大處。

英國人便稍許不同。高洋樓不大肯造，舊名詞不大肯改，剃頭機關椅不大肯坐。美國人跑到倫敦 King's Way 理髮室看見只有平平正正的堅厚的木椅，暗笑英國人落伍。然而英國人以爲坐在木椅理髮仍然就可以過活，而且暗中竊笑美國全國人民就是被廣告術哄騙的兒童。英國人是不大肯受廣告欺弄的。

這也許就是英國國民之偉大。

美國報紙論調是降低以就市井無賴的。編排要叫街人注目，殺人放火新聞必列第一版。英國報紙是比較鎮靜的，循規蹈矩而來，論調太膚淺下流，就要遭人鄙薄。兩國報紙各有高下二種，但是大體上有這個分別。

美國人因電影風行，戲台演劇全然沒落，如 Schubert Theatres 也要倒閉。倫敦的演劇却仍然與電影並行。我私衷是佩服英人，不是佩服美人的。

牛津劍橋大學許多圖書館沒有卡片索引，許多寄宿舍沒有涼熱水管。然而劍橋學生走路仍然可以宛如天地間惟我獨尊，牛津學生走路宛如天地間誰爲獨尊皆不在乎。此數大學皆能保存其個性，雖然表面上在一九三〇年時似乎落伍，然而一九三〇年時代自身消滅之後，牛津劍橋仍巋然獨存，並不會隨一九三〇年之風尚以消滅。

是的，人須有相當的傲慢。

辜鴻銘康有爲是傲慢的，不是投機的。辜康雖然落伍，仍然保持一個自己。與時俱進加入國民黨之軍閥雖然博得革命，却未必是『邁進』的時代的光榮。

羅文幹的外交政策已經落伍，然而羅是傲慢的，不是投機的。

一時代多傲慢的人，時代就會偉大。

也許資本主義諸國都要消滅，但是英國消滅必最後，此可斷言。我不大相信英國會落伍的。英國所落伍的，只是落了哥而夫球朋友之伍。

但是中國又與美國不同。美國投機而同時有容忍批評的文化。中國人却是投機而加以籠統。

凡是舶來貨都是好的。凡是古的都是不好。這是中國人的籠統。富家

不肖子弟不能開發先人遺業，只數家珍以示人，固不足取。然富家子弟賣祖上園宅去買汽車造洋房未必是興家之象。

凡是文言都是壞的，而不能重評文言文文學中之真偽貨色，便是籠統。甚至認語錄爲文言，因而不看而加以定罪，也是籠統，

凡是白話都是好的，而對於食洋不化的白話四六，不能加以糾正，也是籠統。

把文學根源所在之『性靈』，胡里胡途認爲白話文言文文學上的問題，也是籠統。西洋文學中之 individuality, personality 便是好，中國文學里之『性靈』便是不好，也叫做籠統思想。

這樣下去，中國不會有真正批評的文化。因爲不會有真正批評的文化，所以這個時代（一九三〇 至一九四〇的時代）也不會爲後人稱爲

偉大。

因爲周作人不投機，所以周作人『落伍』了。然而在一九三〇年時代自身沒落以後，周作人文章不會跟消滅。一九三〇年間哄哄者恐要消滅。

所以趨時雖然要緊，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樣要緊。

怕爲時代遺棄而落伍者，先已失去自己，終必隨那短短的時代而落伍。

在這熙熙攘攘世事糾紛的世界，只有一字可做標準，就是『真』。一人甯可說襟府獨見的落伍話，不可說虛僞投機的合時話。說襟府獨見的落伍話，至少良心無愧，落伍得痛快，落伍的傲慢。而且即使一時見解錯誤，尙有生機。說虛僞投機的合時話者，方寸靈明已亂，不可救藥。

打不平

葉永綦

打不平是一件美德，這，我也頗以爲然。

當一個人確給人欺凌到不堪的時候，忽然另有一個人因路見不平，跳出來仗義執言，或拔刀相助，那，這時候，這一個被人欺凌的人，他將感到如何的歡喜？——而這歡喜，倘如不是那人自身親歷其境，我想他是很難以怎樣的話，能得將牠說了出來的，無論那人，他在怎樣設想着。

因此，因這種打不平的人所造出來的那種俠義之風，在一般人的心目

中，總也以爲值得欽佩的。而實在，也確乎值得欽佩的。……蓋當那個打不平的人跳了出來的時候，他的模樣就擺出了一種勸強扶弱的樣子。而這樣子，就多麼使人對於他，自然地起了一點敬仰的心。

可是從現實中種種事實上看來，或從歷史中種種的史蹟上看來，或從舊小說中種種的故事上看來，那些所謂打不平的人，在其表面上雖然擺出了一種勸強扶弱的樣子，但在其骨子裏，他卻自信自己的力。——爲有了這麼一種力使他自信着，他才敢跳了出來仗義執言，他才敢跳了出來拔劍相助那被人欺凌的人，於是，這結果，他自己終於成爲欺凌了那力不足以敵他的欺凌人的人，他說這樣被人欽佩着，敬仰着。

但假若在這之間，他有時候發覺自己對於自己的力有點動搖起來，那，他是一定躲避了的，他要去尋找一個力比自己更大的人，他自己願意

去做這個力比自己更大的人的手下，然後好和這個人一起去制服自己的仇敵，於是，這結果，他自己也終於成爲欺凌了那力不足以敵他的欺凌的人。他也就這麼樣被人始終欽佩着，敬仰着。

一切所謂打不平的人，他們的首尾大概都是這樣的；而一切所謂邪或正，牠們的面目也大概都是這樣的。

迨乎降至近日，那是更無可諱言，一個人只要自己有力，或依附於他人而使自己彷彿有點力，就可處處欺凌人了。而當他欺凌人的時候，他的模樣也似乎擺出了勸強助弱的樣子那麼地。

由此觀之，很顯然地，所謂理，就是力。而那些打不平的人呢，却不過以他自己的力去獲得他自己的理；而因這理，更獲得給人欽佩着敬仰着種種的方式。於是，代有打不平人出，代有打不平人的理。

論寫稿

鄂子

寫文章與寫稿不大同，文章的責任是自己負，而寫稿的責任，每每應當推到「稿窮」身上去。「文章窮而后工」，已經夠幽默了，自古文人想要「求知己」「溫卷」等等，於是文章便「工」起來，句句求其雕琢，字字皆須推敲，搭起一座「貓兒蓋屎」的象牙塔來。而今日書賈們收買文章，竟論字給錢，文章成了「窮而后多」，以至使人每歎「大品文」多得不得了，動輒萬言，我雖不常看這些東西，但對其精神，是欽仰得很的。

朋友常勸我作論文，並且告訴我作論文是賣稿人的唯一便宜生意，只要你平日肯搜集一下報紙雜誌的材料，分類而歸納之，等到一有問題發生，你便把材料取出，將原文離一下婚，煞后再替他們結一下婚，於是一篇論文，便可以馬上成功，如果能將統計圖表，多多抄上幾個，更能佔上相當字數，如此論文，一篇至少可以萬言。至於內容，加上你自己一些意見，固然很好，便是不加意見，亦已頗為可觀。

如果你將材料收集得完全的話，那麼對一個問題，你可以分做多少方面去看，於是你便可以寫成多少篇論文，如現在「摩登」的民族復興問題吧，你便可以分：政治，經濟，宗教，教育，法律，文學，藝術等等多方面，於是你可以寫出政治與民族復興，經濟與民族復興，宗教與民族復興……不一而足。

我曾親眼看見朋友寫過這樣的鉅作，稿費一回便是八九十元，自己也就想把文章「多」一下了，先得點稿費花是真的，但總是失敗的。沒有意見的時候，根本不想寫文章，等到有些意見想要發表一下時，隨手抓筆便寫，一二千字，其意已盡。如果叫我去東翻西找，將材料找來一堆，我對着它已經發愁，再叫我南抄北剪，那就連自己的一點意見也消磨沒了。

當然自己志向不堅，所思无大，自是寫論文的致命傷之一，所以有人要寫一部二十四史的社會制度，自定須成二千四百萬言，並且說自定雖多，而如能寫得二百四十萬言足矣。所謂「法乎其上，僅得其中」者也。而我每「法乎其中」，宜乎「每得其下」矣。

于是我感覺能寫論文的人是很可仰欽的，胡適之勸人爲學當學蜜蜂，不當學螞蟻，蜜蜂採得百花，便能釀造蜜糖，而螞蟻搬來搬去，東西只是

自己吃掉完了。我想寫論文的人，總是向着蜜蜂去學的，雖「法乎其上，僅得其中」，沒有成蜜蜂，却也還高於螞蟻，而成了喜鵲者流，它能從樹上摘取下許多樹枝，自己運用一些小力量，拚拚湊湊搭成一隻鳥巢，以解決自己的民生問題。而寫小品文之類者，力學蜜蜂，或者學得差不多，但是逢到的却是不開花的春天，至於弄成「畫虎不成反類狗」矣。

所以寫小品文的人，不見得多麼聰明，最低限度，大部的稿費，是常留給寫論文的人去得的。

勿要嘩啦嘩啦

子仁

有人覺得現在古今小品文發達，大家都丟下繙譯的工作去寫小品文了，使一般文學青年無法接受文學的遺產，得到世界文學名著的滋養，實是不好的事，所以希望明年是繙譯年，盛極一時，如今年的出版文藝雜誌到百餘種的雜誌年。這希望或許不致成空，現在文藝界提倡繙譯之聲已洋洋乎盈耳，有一位先生甚至說把你們寫遊記作自傳抄古書等等的工作，都拿去繙譯上迄羅馬希臘，下至現代的世界名著。

假定明年真個是繙譯年了，這個流年之能否大吉大利却也很難說。第一，繙譯比寫作難。我們的作家很少肯落人後，一到了繙譯年，當然大家要當作譯者的，這原是盛事；然而繙譯比寫作難，在不是繙譯年，大家都

不愁無話可說，譬如你打倒小品，我也來一拳，你罵倒幽默，我也來一句，你主張大衆語，我也來一篇，你提倡繙譯，我來希望繙譯年，隨聲附和原是最省力而又最討巧的事。但若到了繙譯年，大家也這樣的不落人後，你繙莎士比亞，我譯托爾斯泰。結果却怕吃力不討好。當一個權威的批評說了句中國才有臭蟲，你接着說對呀，西洋沒有臭蟲，是很能動人聽聞，受人尊崇的，因為所見略同，你和權威者一樣可被視爲英雄。但當一個精通外國文者繙譯了一部名著時，你總不好意思把他的譯文改竄一兩句算作尊譯而公之於世吧？繙譯在中國原會盛極一時的，盛極而衰，並非因

果，也非讀者的尊王攘夷，乃是盛極一時的譯者太拆爛污，譯品一塌胡塗之故。當此趨時之勢更烈的今日，繙譯年降臨之後，其結果能否不蹈前轍是未可逆料的。

其二，是上迄希臘下至當代的世界名著 漢譯之後能否不受批評家的唾罵，使名著蒙不白之冤？今日中國的一些文人多少為難，不但米珠薪貴，稿酬低微，上不能事父母，下不足養妻孥，就是興之所至，偶爾寫寫遊記抄抄古書，也動輒得咎人唾罵，什麼有閒呀，反動呀，總之是命令你不提起筆來便已，一提起筆來就非寫上點帝國主義封建意識復興民族不可，末流所致，一篇萬言的文章九千九百字寫戀愛失敗，如有一百字作為戀愛失敗係受帝國主義壓迫的結論，那就將功贖過，恕你無罪，否則即使一萬字全是寄沉痛于悠閒，只因沒有幾個帝國主義等字眼，就是罪不容

救，一致痛擊。如照這樣的批評法來批評世界文學名著，無論上迄希臘羅馬下至當代，不知道有幾部作品才配得批評家的禮讚，在中國風行。

其實要使一般文學青年有世界文學名著可讀，只要能繙譯的人不眼着人家在批評什麼主張什麼就手癢癢的一馬當先迎頭趕上，而獨自去盡心極力埋頭工作就行。雜誌年的文藝雜誌既然多到百餘種，百餘種的文藝雜誌又未嘗聲明拒絕譯品，則每種每期連載一篇，即使都是月刊，每年也有千數篇譯品可供人看，即使年年是雜誌年，也何愁一般文學青年得不到世界名著的滋養？

凡是提倡什麼主張什麼的有志之士，爲引起大家注意起見，喊兩聲口號也自屬理所當然，但若有志之士都是嘩啦之士，起先是一窩蜂似的湊熱鬧作先鋒，結果却曲終人不見，把提出的問題想到的工作都叫人善其後成

其功，在嘩嘩之士也許認為成功不必自我，而叫人看來，却實在覺得不大那個的。

似欠「大衆」

小我

拜讀了一篇題作大衆語的特質的詩文之後。知道『大衆語不但和文言不相容，同時也不能和現下的所謂白話與國語妥協』。大衆語和白話文不同之點，是『所謂白話文不光是和大衆的需要距離太遠，只能通行於少數的讀書人與官僚紳商之間』，『同時所謂白話文不一定是現代的』。大衆語則主要源流，是『現代活的大衆日常所通行的話語』。『大衆語和所謂國語也不相干』，因為『在事實上，國語這東西不過是官話的變相，它並

不是大衆自己通行的話語，用官僚的紳士買辦的官話與文話來征服大衆的意識，替少數人造成一些文縷縷的交際語，這是國語所要做到的。」。

有這樣的好『話語』，真是大衆之福世界之幸也！但這樣好的『話語』，我們大衆幾時方能看到呢？照理現在就得看到，和官僚說官話征服大衆意識一樣，努力大衆語的大衆作家應該說大衆語以代表大衆意識的了；大衆的特質的作者也說『努力大衆語運動的人必須很堅決的爲大衆着想，而親自做到語文的大衆化』。但是遺憾的是，『像作者在前次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體一篇文字中就不知不覺夾進了幾句文話』！雖然作者接着自責『這究竟是由於自己太疏忽了。和對大衆語的認識不夠』，頗有自我批判的勇氣。並且接着以『我們要經常檢查自己的文字，看有沒有舊的渣滓夾進去。』自勉勉人，而實際上就是寫在夾有舊渣滓的對大衆語認識不

夠的我們需要什麼樣文體之後的這篇大衆語的特質中略一檢查，也頗多官話的變相的文縷縷的交際語，如：

滓渣 經常 比擬 陳腐 活的大衆 凝固化的 相吸相收 距離
割據 隔膜 通往等等不勝枚舉。

不但此也，『官話變相』『只能通行於少數的讀書人與官僚紳士間』的淺明白話文，其實倒能通行於讀過千字平民課本的大衆中，而以『現代活的大衆日常所通行的話語』爲主要源流，而且經常檢查對大衆語認識夠不夠的大衆語運動家的做到大衆化的大衆文章，如要使大衆理解的話，却比白話更難，至少非熟讀新名詞詞典上下部不可。渣滓，比擬，凝固化的，相吸相通等等何嘗是大衆（即使現代而且活的）的日常通用的『話語』？『話語』又是什麼『話語』？

假如大衆語就是努力大衆語運動而且親自做到語文大衆化的大衆語的特質作者的這樣『語話』，那末大衆語在事實上實只不過是官話的變相，『它並不是大衆自己通行的話語』；大衆大衆的喊着是挾大衆以巧立名目。『替少數人造成一些文縷縷的交際語』，大衆語所能做到者，恐亦僅此而已矣！

大衆不需要這種並不大衆的所謂大衆語。

觀 瞻 難 壯

宜 生

保定公安局長新近命令各人力車夫一律穿着號碼背心，爲的一則壯觀瞻，二則乘客失物便於查尋。區區車廠經理，在局長的令囑之下，想來必不能不遵照，而做號碼背心的錢，想來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車夫如數付給。

當局對於觀瞻，總是深切關心，某鐵路局呈請行政機關勒令京滬路線一百公尺內的貧民草棚及毛廁一律遷移拆除，理由之一也是藉壯觀瞻。我

們試閉起眼睛來想想，火車所過之處，全是別墅洋房，別墅洋房裏邊花木扶疎，樓閣掩映，青年男女或打高爾夫，或跳却而司登，車中望去，雖是過眼煙雲，總能心曠神怡，和無知鄉愚赤身露體呆立茅屋下癡看火車疾駛而過，流臭汗種稻種麥，以及一陣風來，屎糞臭撲鼻的情景一比，確實是有天壤之別。再說人力車夫穿上號碼背心，竭力奔跑，也很有運動員的氣概。

然而這只是閉着眼睛想時的天堂美景，一睜開眼來仍然是地獄慘象。一百公尺以內沒有草棚毛廁了，一百公尺以外草棚毛廁就更多得如鱗次櫛比，或且遷居無地，號泣於野。就是反視近在咫尺的三四等搭客，不也有的是衣衫襤褸形容枯槁的有礙觀瞻者嗎？穿着號碼背心疾奔的人力車夫很像競走的運動員了，但當到達終點放下車桿接受你給他的車錢時，不將愁

眉苦臉，訴說銅元大跌，米價飛漲，又新付號碼背心費若干之苦，而求你多給幾個子嗎？

由此可知觀瞻也者，目下實在難以壯起。勉強要壯，也只有局長老爺之輩才應該，例如整一整面容，撇一撇平因裝滿賄賂而突出如小山的衣袋，見了美的女人不要酥得雙腿欲屈，見了長官上司不要怕得直不起腰背。至於苦力小民，在目前觀瞻越壯，肚子越癩，勢必路有餓殍，大礙觀瞻而後已。

吃藥

葉永綦

『藥能治病，』這句話，每個人由孩提的時候起，大概都已經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知道的。

而病之於生命，有著怎樣的危害，也大概當那人知道『藥能治病』的時候，同加以理解的吧？於是，人一當生了病，惟求藥能確治他那種病，這似乎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在他的心靈中惦念着。

可是也不盡然，人在孩提的時候，雖然已經知道『藥能治病』，也已

經理解病之於生命，有着怎樣的危害，但不論誰，那時候即使生了病，即使確知道某種藥能治得他那種病，然而誰也不會對於這某種藥，就能痛痛快快地吃了下去。是可見藥之於人，也大概當那人知道『藥能治病』的時候，就存下一種不大好感的印象。

有些藥的味其實並不大苦，但因為牠是藥，吃的時候必須要一點糖果伴送牠到嘴裏，想像以為牠是糖果之類的東西，然後才好吃下。至於說那苦味的呢，那更不必說，只要一看見牠那種種樣樣的顏色，一聞到牠種種樣樣的氣味，誰也都不自覺地搖起頭來了，還能談到如何痛痛快快將牠吃了下去？

—— 這原因，是人當孩提的時候，僅能知道『藥能治病』而已，僅能理解病之於生命，有着怎樣的危害而已，而未會懂得透澈生命的本身，在

這人世間出現，存在着，將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這樣，一直到以後，人慢慢地長大起來，也慢慢地有幾分認識自己的生命會從怎樣艱苦的境地中才成爲目前這模樣，而更有未來的種種企圖誘惑着他的生命要活。

于是，在這時候，人對於病，對於病的時候吃藥的態度，却大異於昔日：他將不論那藥味的甘苦，而惟祈求生命能在這危害的苦厄中逃了出來，使生命繼續存在着；他將不論以多麼忍耐的力，也想自己能得忍耐下去，要自己活，要自己能達到他所期待的企圖，是他唯一的希望。而且有時候他就不確知道某種藥能治他的病，他也將試試看。但自然，不想自己活而又無企圖的人，那是毋須說的。

是故要懂得生命本身的價值，乃是人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即於吃藥

這一小道，也有這麼大的一種機微存焉。

無字的批評

語 堂

Mendelssohn有『無辭之歌』，安徒生有『無色之畫』（記不甚清），還有好些題目，如『沒有聽衆的演講』，『沒有收信人之函牘』，都可做得十分出色，可惜沒人做過。這還不在話下，只說莊子也有所謂『不言之辯』之句，含有大道理在焉。這『不言之辯』，也就近乎『無字的批評』的意思。

莊子的意思是說，世上道理講不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越講

越支離破碎，於是報屁股上吵鬧愈兇，雙方投稿愈起勁，則問題愈不明白。所以說道可道，非道也。故有所謂不言之辯，讓人去自家體會。所謂『體會』，也不過說平常讀者，胸中自有一點是非，也有見道之本領，常人雖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羅輯之訓練，青紅皂白却是懂得。所以這個體會兩字，也不必說得像佛家『悟禪』，或如陸九淵『悟道』那樣神秘。

在羅輯上之意義，所謂道可道非道也，也有很深的學理。因為道是渾渾噩噩的一片，經學者一分析，遂變成甲乙丙丁之各片面，而失其整個性，甲乙之下又各有一二三，道由是更加割裂破碎而失了本來面目了。因為這一離開，狡者遂便於掩飾而成所謂飾詞強辯，由是道越辯越吃虧。譬如日本侵東三省，欲爲之強辯，也可以做成一篇很好的辯論文，由歷史上、經濟上，現實上，說明日本不得不佔據瀋陽錦州之理由。紐約有著名

的外交研究會；曾爲此問題開會，就有會中某國際法律專家引經據典發揮一場，結論爲『日本之佔據瀋陽並不違背國際公法』。從這一點，我們可以了悟辯之無益及分析的理論之靠不住了。那時我碰巧在座，所以在發言時，也不與辯，只說兩句話，『依國際公法，日本佔據瀋陽是合法的，這已業經專家證明，料想不會錯了。不過我向來很不敢相信律師』。意思是，若我們不用學者分析的理論，只用常人茶樓上評時事的眼光，就不用着理論，日本佔據瀋陽是欺負人家，是想霸佔人家，很清楚了。所以說道是渾渾噩噩的一片，而分析的理論常靠不住。這是莊子『不言之辯』的深義。

中國人向來不重邏輯，也就是這個緣故。凡事只憑直觀。因爲直觀是整個的，非分析的，所以反而容易見出事理之是非，及道本來的面目。女

人是沒有理論而只有直觀的，然而臨了事急，我還是相信女人當機立斷的主張，不相信男人。因為直觀後不離現實，整個局勢全在把握。男子的主張雖有甲乙丙丁的理由，然而說甲時已忘了乙，說乙時又忘了丙，甲乙丙都可互相矛盾，而且心中已有主見，要列出甲乙丙以自慰並不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這個緣故。歷朝建朝帝王，如朱元璋，如劉邦，都是市井無賴，因為無賴未讀過書，只有直覺，而對付現實之本能反強於書生。只顧不管三七二十一，無賴幹去，遂幹出一帝王萬世事業來。中國人知道理論靠不住，所以用「情」字來調和，不但言理，且兼言情。入情入理，則凡事不錯。這是中國人思想原則之特徵。

這且不在話下。莊子說不言之辯，現代人偏偏好辯。雜誌及報屁股，專以罵人逢迎讀者。據說批評很難，西方學者都這樣說，然而今人都以為

批評很容易。其所以難，就因為同是一個人，評人之短，未必即露出自己之長。而且批評者，既同是一個人，讀者自要批評他一下，而自身就成了被批評之對象。不過對方未必答辯，多半讀者，亦不為文辯之，只對某批評家得了一種印象，靜默。這靜默就叫做無字的批評。譬有人在街上憤憤的說『他媽的口！放他的小驢大口屁！他為什麼罵人？』旁人就對他用了無字的批評。

又如有人站在台上說現今教員之國語甚壞。倘自己用的是教員的國語，大家惟有靜默，這靜默中也就含有無字的批評。可惜不會有人發見以非國語批評他人國語之妙法，否則倒是十分安穩。故以聲辯聲，不如以無聲辯聲，以言辯言，不如以無言辯言。

又有人罵人不革命，消沉，住租界。讀者心中總以為你自己為何不在

江西打仗？這也是無聲無臭無字的批評。

凡批評的文章，自身都脫不出文章的範圍。那篇文章仍然免不了有眼光，見解，理論，氣量，格調，動機等等。眼光有高低，見解有深淺，理論有疎密，氣量有寬狹，格調有雅俗，動機有誠僞。倘若那篇的眼光卑下，見解是淺薄，理論是空泛，氣量是偏狹，格調是浮燥，動機是鄙惡，就給人家一種印象，而受無字的批評。

可惜世人智慧去母豬不遠，每不將自己算進去。以小品文表示『我憎小品文』，就屢見不鮮。然而誠如莊子所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自身既落了一個是非，又同是一個人，越揪打。本性越見，偏狹，浮燥，卑下，淺薄，鄙惡，滑頭越暴露。即使滿紙之乎也者，仁義廉恥，主義立場，世道士風，皆无用也。因為這些文章已受讀者無字的批評。

尤有可懼者，倘若批評一錯，認璞作石，指鹿爲馬，雖然無人與之辯，總留下一個痕跡。後人只消說某人認璞作石，某人認魚目爲珠，兩三句話就可下定某人之批評。比如以近人爲例，吳雨僧在民國廿二年反對白話，戴傳賢在民國廿三年信佛。這無言之辯已是可怕。

榮
？
辱
？

宜
生

在我們這個以林黛玉爲美人典型的國家，一旦有了個把在遠東運動會爭得幾分的楊秀瓊之類，要說光榮自然可說是光榮的。不過這光榮是微乎其微的。而且體育的意義也決不只在於造成幾個武藝高強的英雄，是以即使楊氏之輩得了全世界游泳什麼的冠軍，若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同胞仍是病人病夫，百分之百的同胞仍是怯公憤勇私鬥，那末世界冠軍的錦標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何況得世界冠軍錦標還在未來的世界。

可是我們的國家是除「精神文明」之外一切不及人家的國家，因而楊秀瓊之輩一出，大家就禁不住三呼萬歲；她們遊踪所至，傾城同胞若狂。

這原也無啥，強國必先強種，崇拜體育名將，足見得愛國之心，人皆有也。我們不是在報上常見到西洋人士對於體育名將的熱狂歡迎嗎，彼這樣也，我也這樣也，說不定中華民族之復興，就靠這一點崇拜英雄的熱忱呢！

然而，我們的狂熱歡迎，實在一大半是神魂顛倒，我們在報上見到什麼長的爲美人魚御駕拉繮圖，我們聽到有人在看美人魚下水時偷偷的摸美人的大腿……這也許是熱烈之至，情不自禁吧，但這樣的熱烈精神，要是請弗羅伊德來分析一下，不知他將說出怎樣的語來！

辱。

在朝野要人神昏顛倒的時候，一點點的光榮就往往一變而爲不小的恥

關於遊覽區

風子

世事真像變得快，不到幾年，北平是已經變了好幾次了。名稱的更改且不說吧，實際上恐怕也有些異樣，先是由皇城變到國都；再由國都變到特別市；熱河失陷，古北口榆關正打得起勁的時候，博士學者之流要牠變文化城；日本人要牠變自由市；後來究竟如何，我可不大清楚。這回從報上透出一點消息，則是要變做遊覽區了。據中央社北平電：

袁良十二日發表整理市政談話，謂：平市爲世界有名都市，名勝古

蹟，關係文化甚鉅。今後決傾全力，使平市成爲世界唯一之遊覽區。

預定計劃：（一）將故宮一部改建皇宮飯店，以供各國人士遊息。

（二）市內所有壇廟，一併收歸市有，加以整理，擇其尤者，改建文化商場，陳列各種特產，供外賓採購。

遊覽不但可以避暑祛病，而且還能夠使文章有「奇氣」，這說數，是頗有力量的。竹籬茅舍，崇嶺深谷，前者是太平淡，不屑看；後者又很危險，不敢看。所以在中國，倘有遊覽，終不脫勝景古蹟；山取其「名」，川取其「大」，什麼緣故呢？恐怕是要加一些「奇氣」到文章里吧！

這實在有限得很。

但北平畢竟是不錯的，牠是歷代帝王的禁苑，衣冠文物，名士骨董，比之西湖山色，牯嶺雲煙，更足以供人賞鑒，「奇氣」一定是有的。可見

從文化城到遊覽區，原是漸變，並不突兀。

然而一到了遊覽區這就頗有些像自由市了，但也還並不突兀的。看這電文，故宮改建飯店，並非是讓平民做皇帝，連博士學者之流也沒有份，據說是要「以供各國人士遊息」的。至於壇廟的改建文化商場，也爲的是要「供外賓採購」。足見遊覽區的設備，與國人是毫不相干的。

中國自稱是文化最古的國家，然而除了陳列在遊覽區里，專供「外賓」採購賞鑒者外，也就更無其他文化了。

但我們的外賓所中意的，卻是紅纓帽，小脚，太監，姨太太之流，這看來也曾「加以整理」，然後再「擇其尤者」採購的。

北平大概也是「尤者」吧。

今 與 昔

風 子

生物在進化，人類是由猿猴的親族而轉變到現在這樣子了。岩石記錄中羅列著生物的遺迹，從人猿猴到曙人，到海德爾堡人，到羅地西亞人，到尼安得塔爾人，到真人，這其間的演變，也許是連續的，也許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史密斯教授（Prof. G. Eliot Smith）曾經擬過一張圖，把上述的人種比樹幹，以爲是同根異枝的。每一個人種的產生有遲早，時間有久暫，好比樹枝有高低，有短長，看來很切合，然而卻還是一種試驗。

不過這試驗，是比較可靠的。因為有著頁岩，石版岩，石灰岩，沙岩等等的證明。時間不斷地流去，一切歷史的遺物和遺迹，隱示著人類的演變。

然而現在的紳士們，有幾個肯承認是猿猴的子孫呢？漫畫家爲便於比喻起見，把英雄畫作狼，把紳士畫作牛，原是無甚惡意的，然而犯了忌。因爲這好像詆他們無行，罵他們野蠻，紳士們是看不起禽獸的，雖然骨子里更無行，更野蠻。

猿猴也是禽獸之一，她是紳士們的祖宗。

這可見時間的威力了。禽獸被裝成紳士，野蠻被裝成文明；「名繻利鎖」，「鼓舞喧闐」，使他們忘記了山溪的本性；使他們板著面孔說：「達爾文，只有你才是猴子的子孫！」

今與昔是有著這樣的差異的。

然而，這其間有了五萬年。歷史既已悠久得驚人，紳士們是大可放心了。中國古史上不是有個韋莊麼？他在窮愁落拓的時候，做過一首「秦婦吟」，可是一經顯達，非但不肯承認，而且想設法毀滅人家的鈔本了。但時隔不久，當日人們的心裏，是明白的。

雖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可是今與昔，依舊有著這樣的差異。

「覺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這精神，是不错的。倘有人要試驗，我可以送他一塊「大義滅親」的匾額。但糟糕的是並沒有看清是非，今天贊成，明天反對，胸中毫無主觀，僅僅為勢利而旋轉。這見解，和不肯承認是猿猴的子孫的紳士們，是不相上下的。

然而，猿猴終究是紳士們的祖宗。

八月五日

公道於人心

何芳洲

在報紙的廣告欄中，在牆壁上，在不知從何而來的郵件中，一年中間不知道要看到多少不相干的文章：鳴冤，辯誣，不是自己的泣訴，便是旁人的代抱不平。

這種文章也有一定的程式，說理敘事，有條不紊，大概是「三段論法」的居多數：開首是理論，和我們小時候善於作文的朋友運用「人生於世」的筆調一樣，總是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嘆引起下文。其次

是(一)(二)(三)(四)的臚陳事實。末了又往往把「公道自在人心，用敢泣告社會人士，請共主持正義。」作結。起承轉合，深得作文妙訣。

「人心不古」的時代，「公道」又怎能自在「人心」？無怪正義總是不得伸張的居多。

在旁人代抱不平的傳單和廣告中，聯署者必有多人，言辭又十分懇切，正氣洋溢，熱情流露。「仗義執言，主張公道」的人既如此之多，怎麼也慨嘆着「人心不古」？

實在，「人心不古」，也許是泣訴者的供狀，因為一般人不到十分急迫的時期是不需要「公道」的。在需要「公道」的時期，他又不肯談老實的私見，只口口聲聲嚷着「公道」。

忠厚一些的人，有時也要談私見，但更壞的便是不肯老實說明是「私

見」，却用盡方法來把「公道」裝成「私見」的首尾，想「化私爲公」，所以在一篇文章中間，「竊以爲……」「愚以爲……」「嘗謂……」之下，敍了一大段「私見」，末了總又歸結到「公道自在人心，敬拭目以觀其後」的大道理上去。

「世風日下」的結果，「公道」被一般主張「公道」的人佔有了，沒有「公道」的人又不肯承認自己只有「私見」，偏要從主張「公道」的人手中去爭取「公道」，於是生出許多閒是非來了。

故官盜寶案的主角不是也發過一次辯認的傳單嗎？他不肯說明藏在江灣私邸的寶物，是怎樣遭受「一二八」的砲火洗禮，和房屋同歸於盡了；他也不肯說明一部份的寶物，是怎樣祕密運往法國，給法國海關查獲充公了；却口口聲聲嚷着「法官懷挾私見，公道不能伸張」所以「暫不到

案」。

在這個世界，大家想「化私爲公」，公道便宣告失蹤。只要大家能「化公爲私」，也許到有些辦法。

可惜「化公爲私」這一個原則，一般人只適用於「經手公款」和「主管公產」上，不會通行到「公道」上去。

一三，八，四。

大學與小品文筆調

語 堂

近日聞大學畢業生亦鬧失業問題，甚喜。喜紙老虎揭穿也，喜一張大學文憑亦不甚靈也。夫吾豈全无心肝幸災樂禍之徒，然吾惡社會及學堂之騙局，故亦喜騙局之揭穿。惟其惡之深，故亦喜之甚。大學青年沉迷於騙局之中四年，今一旦醒悟，如之何使我不喜？夫誰不知入大學，非所以求學問，乃所以騙文憑，求文憑乃所以騙飯碗，今執一張文憑以入世應世，飯碗仍騙不着，畢業即失業，於是始而疑，繼而思，終而得。且大聲疾呼

聯盟結社以互相救濟，而引起未畢業青年之警惕危懼，豈非佳事？

社會有罪，誠然。今日四十歲大人有才无用武之地，投資家有資无投出之法，在此全國買空賣空以度日世界，何暇來顧到初出茅蘆之青年？經濟愈恐慌，競爭愈酷烈，青年中良者坐對四壁，長嘆家中，狡者狐羣狗黨，投降勢力，相傾相軋，使盡氣力，以謀得一差半缺，皆社會經濟壓迫使然，亦不必深罪。然就此一哄，使大家覺悟不是靠一張文憑便有飯碗到手，已是佳事。

今日青年鬧失業，與今日女子鬧失婚相同。其中苦疼惟有子女之父母知之。然無論何種狀態，女子仍有嫁得出者及嫁不出者，青年仍有謀得業及謀不得業者之別。競爭愈酷，則各人謀所以樹立之心愈切，女子搽粉塗脂愈用工夫，而青年研摩實學亦愈用心，是誠一大佳事。須知人尋機會，

機會亦尋人。所苦者空空洞洞，一知半曉，無一專才實學足以問世而已。汝讀英文，有報館請英文翻譯，汝吃得消乎？汝專中文，有學校聘中文教員，汝能無負此職乎？各人只要有一樣確確實實特出專才，出以問世，或者一時經過磨折，終有汝出頭日子也。

然大學教育亦太不爲青年着想矣。今日大學全無個人筆調。教學子如養羣鴨，復不知甲有何長才，乙有何優點，得暇而栽培之滋養之，使之成器。一旦上課，皆以最低能者爲準，知其最低率，不知其最高率。拙者每課三百，能者每課三十頁，則以三百爲限。某生已覽何書，未覽何書，應覽何書，皆不知也。大學既無個人筆調，教出青年亦無個人筆調，無性靈，無特才，無實學，只要他單位八十，分數六十，卽賜以文憑，贈以學位，驅而送之大門之外，如此而欲其不失業，其可得乎？

須知大學所以如此，因其好大故也。教三十人易，教一千人難。人既有一千之譜，亦只好用蒸饅頭法子，一筐蒸來二百隻。想大學若能棄其好大之心，改稱書院，收生欲少，教學欲專，作小品文，不作大品文，不要文理法商樣樣齊全，却單辦一個絕好不過之文學書院，或辦一絕好不過之植物學書院，如此則人盡專才，即使競爭如何劇烈，求學當較不生問題。今有何一大學使人稱曰：『凡此大學畢業生，中文必優，必可用』？不謀實德，單驚虛名，辦大學者，與有罪焉。今之人但知大學之美，學院以多爲貴，學生以衆爲榮，全無小品文味道，全無個人筆調，宜乎大學個個平庸，如一班和尚頭分不出高下也。

布 幔

望 水

舊劇中唱丑角的，有時身穿紅袍，臉上擦得花花綠綠，却捏着嗓子唱小旦腔調，以傳觀客之笑。其實此醜角者在另一戲中未常不扮演小旦，那時他再唱小旦腔調，便無可笑。可笑者，乃在其身份與開口腔調之不相符合也。

近與一麻面老處女同席吃酒，她若有自知之明，大可端莊嚴肅一點，以掩其醜。可是她偏要扭捏做作，賣弄風情，向每個人撒嬌撒癡，這一副

醜態，令人不得不大大作嘔。然而，假使我們坐在隔壁房間，聽到她這柔膩的撒嬌聲口，非但不至於作嘔，也許會弄得人心意蕩漾，倒是難免的。

作隔壁戲的人，所以要用一層布幔四周罩住，亦惟恐聽的人瞧見其本人也。貓叫聲，犬吠聲，婦人淫蕩聲，男子相罵打架聲，縣官審問聲，皂隸吆喝聲，一一逼真。若除去布幔，看一人用手用嘴作出種種聲音，便索然無味矣。故聽的人雖明知其假，亦必欲隔開不見，從聲音上加以想像，方覺有趣。

譬有某將軍高唱勤儉刻苦，以大餅油條宴客，冬季則穿青布老棉襖照相，於是國人一致讚美之。假使某將軍於大餅油條宴客之後，回去大喝鷄湯；穿青布老棉襖照相之時，內着貂皮背心，則一致讚美之者，猶之聽隔壁麻面老處女之撒嬌聲，以致心意蕩漾也。某將軍若老實告人曰：我喝的

是鷄湯，穿的是貂皮，則一無意義，因此等事皆人人意想得到，猶之扮旦角者本當唱小旦腔調，極平常也。

以此類推，彼高唱廉潔之官吏，高唱仁義道德之大夫，提倡國貨之愛國志士，若一朝有人揭去布幔（假使有布幔的話），便都變成唱小旦腔調的花臉醜角了。

我常會晤一位提倡「大衆語需具有大衆意識」的「前進思想」者，地點却在並不「大衆化」的沙利文。吃喝之際他甚嫌冰激琳奶油太多，我想此「意識」亦未見得如何「大衆」。末了我坐電車回靜安寺，他却非等候公共汽車不可，據說公共汽車的乘客比電車高尙得多。

至今我才明白，提倡大衆語中也有人「做文章」，看文章的人既看不見「麻面老處女」的尊容，則嬌聲滴滴，煞是可愛了。即使明知布幔中

坐着的是何等人物，也不妨從聲音上加以想像，好在仍有布幔在，其味無窮。

「利物廢用」

涂景元

我們貴國由活佛一活，真是艸木逢春，無論「東北」「西南」，活佛一到，便哄動了達官貴人，摩登男女，頂禮膜拜；好像「復興」的希望，全在一「佛」身上。外國垃圾堆裏的舊報紙翻身到了我們貴國，公然與活佛同活起來，從前是拏干荷葉來包燒烤的，早已「歐化」用外國舊報紙了。最主要的還是用於兒童食糖的包裹上。不必談到政府利用廢人來專賣鴉片，已經盡利用之能事了。

現在且說廢人利用，在下流社會層隨時隨地都看見支體的殘廢，瘡痍，膿包的利用來打動一般大人小姐先生少爺們冷心，雖然廂車的善門是十扣九不開的。終是我們走路階級的人因看不過眼給他揩油的喫虧。還有，政府機關的廢物，滿坑滿谷，如果統計一下，全年的損失至少在一千萬以上。我國不特有廢物利用的本事，更有「利物廢用」的本事。機關公用的汽車：是太太少爺看電影，喫大菜，兜圈子的御用品；黑字白紙的法令大全一本一本的擺着，塵封不動，一批一批的留學生，大學生專門學生，送到學校，上他不懂教，不願教的功課。考試儘管考試，銓敘儘管銓敘，「利物」雖然一天一天的生產，然而市場是一天一天的滯銷。現在統制產生的口號，甚囂塵上，可是人才的用途不經濟，人才的製造不經濟，當然是政治未上軌道，國運不能復興的根本原因，廢物利用的程度日高，

與「利物廢用」的程度成一正比例，想非「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所可比擬吧！

二三，八，廿二，于粵。

談 麻 將

海 戈

打麻將，據說是中國機會均等的一種表現。四個人或五個，順着次序打去，一人贏三家，三家贏一人，或各家都无甚輸贏的時候都有。

這是道地的「中學爲體」的東西，也許現在人打牌，都去計算那紅綠綠的「化學籌碼」，已經是「西學爲用」了。聽說美國早有麻將公司，日本出了好幾部麻將指南，而且有一部還是甚麼博士做的。可見這樣東西，已經征服了東西洋民族。一直到現在，全國人都在打牌，而似乎尙未

被發現，有人驕傲地說：我這付是日本麻將！或說：我打的是美國式的麻將。確證國人尚有愛國心理。

賭我不能反對，因為有建設獎券，黃河水災救拯券等之必然發行，何況有時我也想僥倖試試那五十萬元的彩夢，更何況國民的整數，就是四萬萬人，恰好四位一桌！

於是我更從而研究，雖非想出指南，也狠得了一些三昧，而誇大地說，在每一桌麻將上，我能察覺中國的國民性。

四個人坐上桌子，搬莊，分籌碼，砌牌，擲骰子，這些繁文末節，往往狠認真，但開頭總是客氣，（自然，如張宗昌之流是夠不上打麻將的），謙和有禮；可是牌到手里，不是拚命在扼下家，——即是不讓坐在他的右方的人「吃牌」，就是極力在組織「和三番」，這是一種勇於私鬥的最

的最好的表現。而這種習慣，完全造成了個人的實際主義的思想。

輸了錢的人：常常和旁人（謂之曰抱膀子，）口角，或是設法使贏錢者吃點小虧。在旁觀者受了一二句閒言，往往緘默：贏家常是笑笑，反正是勝利了，虛數作整數算也沒有關係。這都在表示國人愛在雲端里看廝殺，而一涉及自己便縮了頭的一種無責任的心理，同時也可證明國人的不拘小節，所以二十幾省的防區，丟掉了那麼四五個省分，是滿不在乎。

有人說，中國人能發明打麻將，可證為世界第一聰明的民族，這話確有見解。

以牌論，大致麻將算世界最複雜的賭具，恐怕誰也得承認。牌有一百幾十張，有說不清楚的各式的打法；人數從四個，可以發展到七個，可以許多人合夥打一家，而桌上始終是四單位；起碼打八圈（約費時二點

鐘)，十六圈，二十四圈，一天一夜，三天三夜，對於後者，我曾親自看見過，那樣的長期抵抗性，真值得佩服。

至於打的技術中，還有許多驚人的，可以不在這裏談及，不過非人類中的絕頂聰明者，是不能得其神祕耳。

以世界通行的 Pokor 來和麻將比，那是小巫見大巫。Pokor 何等簡單，只准你換一次；麻將可以讓你換許多次，所以打洋牌的只能吃香煙，而打麻將，却允許你抱一根國產的烟袋慢慢地抽着。

(七月二十六日)

語堂案：間聞友人潘光旦先生言，麻將足表中國國民性，乃在其『各自爲戰性』。西洋遊戲，如足球，網球，Bridge 之類，皆多分爲二隊，同隊之中，必有一致行動，謂之 teamwork，中國則未見一致行動字樣

也，故中國是人自爲戰之國，絕端個人主義之國。此點亦可與海戈先生上文互相發明。

漫談鄉村教育

風子

去年我在自由談上寫過一篇「著作生活與奴隸」，是想談談文人的清苦的，但也帶著了另一些事。因此惹動一位英雄，說我是侮辱中國文學，要統率「古今文人」，「一致起來反對」。

古人遠了，今人也未必大家都「熱昏」。所以我雖然恭候查辦，但被作為應募而出來反對的，卻連一個也不見。

好寂寞呀！

這回重又提起這篇文章的，是寫信給「人言」的彌妬先生。但似乎又在嫌不夠，要我再談談冷板凳生活。這動機是由於在「鄉村撥拾」里，我曾提起過鄉村教育，因此使這位先生想到了上海北平，想到了全盤的教育。我說半個，他談整個，這是各人的自由，我可毫沒法子想。但我所說的，却實在是半個。

而現在所要談的，也還是這半個——鄉村教育。

在一篇關於教育的文章里，只談鄉村，不談都市，也許不高明，但決不會因此生起病來，該是實在的。我的偏重鄉村，並不是情感上的「另眼看待」，不過覺得這幾年來，都市里的先生們，高喊著「回農村去」，其實是假的，他們連稻子怎樣開起花來都不曾見過；所以要對於農村有所助益，除了社會和物質的關係外，我以為，應該在農民的隊伍里灌注一些

知識，增加他們自己的力量。

在這一點上，我推重鄉村教育。

彌拓先生以爲即使鄉村教育弄好了，能夠在良好的教師指導下讀幾年書，但等到一進都市里的中學大學，仍舊不免要中毒。他把大學和中學作爲每一個學生的止境，以爲重心是在都市，不在鄉村。這其實是錯誤的。捏鋤頭柄人家的兒子，能夠到都市里入大學中學的，究竟有幾個呢？農家子弟一生所受的學校教育，事實上，只有鄉村里的小學校。而這些農家子弟，偏偏又佔著老百姓中的大多數。

在這一點上，我又看重鄉村教育。

所以，鄉村教育的有毒與無毒，影響着整個農村，影響着大多數百姓的一生，是值得重視的。使私塾里腐化了的頭腦，還能夠在學校里搖擺，

無異於把農民的汗血，去營養專放毒汁的毒物，那真是殘忍的浪費呵！

末了，對於所謂「嚴厲管束」，我也有一點異議，我是一向反對毒物們的打手心，立壁角，跪紙糊燈籠的。我們固然不需要放蕩的哥兒，但也不必有唯唯諾諾的順民。

小學教員待遇的苛刻，是鄉村教育辦不好的一個原因，這是對的。不過也只是「一個」原因而已。

九月二日

讀 時 代 與 人 後

楊 節

在人間世第八期隨感錄中『時代與人』一篇末段裏是這樣的寫着：
『在這熙熙攘攘世事糾紛的世界，只有一字可做標準，這是「真」。一人寧可說襟府獨見的落伍話，不可說虛偽投機的合時話。說襟府獨見的落伍話，至少良心無愧，落伍得痛快，落伍得傲慢。而且即使一時見解錯誤，尚有生機。說虛偽投機的合時話者，方寸靈明已亂，不可救藥。』
一個人如果能夠全「真」，我敢說他一定是個有血氣的人，能夠自己

樹立不因循，即或滿肚不合時宜，生 也一定很有樂趣。全社會多有幾個這種人，才能顯得出有生氣。才有所謂正義。

楊子大家知道他大約是與墨子同時的人，他的生平只能於子書中略見一二。列子楊朱篇所言最詳。普通所知的是他的學說正與墨子相反，墨子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楊子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

楊子的論調驟聽之實是嚇人聽聞，但是言之理深，並不可怕。

列子楊朱篇：『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人之損一毛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我們知道他所謂的「我」，定與別人不同，絕不是縱慾的，自私的我。

詹姆氏對於「我」字的分析分爲三種：第一是物我，即是物質的我，

自身，房屋，衣服，一切都是我的。第二是羣我，即原始生活的動物，羣我即是在社會上的地位，以所處的地位不同而異我。第三是心我，即自己意識所構成的我，精神的我，以時代的不同而異。『這三種我都是客觀的我，不是真我，只是我的假像。』

倒底什麼是主我。

陶淵明：『沾衣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願字是主我，孟子：『義我所欲也。』義字是主我。李石岑：『自己能主持，自己不受旁的限制者是主我。』

何以見得楊子所謂的「我」是主我？

楊子曰：『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

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身有其物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身是公的，焉能拔一毛以利天下？

世人往往誤解了「我」，所以常以工具當做目的。身體是表現生命的工具，有的人只知道保養身體，而忽略了生命。有的人往往貪戀物質的享受而埋沒了一生。此之爲齋我。楊子此特地向這種人呼吼。

楊子說：『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由此我們可知他說的「我」是「主我」，是全「真」。制命在內就是自己能保持自己，不當奴才。

現在的人幾幾乎全忘了主我，不能全真，所以「真」字是做人的標準。我希望人人能全「真」，然後必能家齊國治。

我常常遇見能全「真」的人，他們真是有超然拔俗風勁不羣之概，他們能充分表現他們的個性，對於一切的批評是完全不顧的，好也好，壞也好，他們依然自立。雖然有的人說他們固執，落伍，但是他們一片真心都能夠永久的明亮。他們不虛偽，不附合時宜，永遠是說自己要說的話，做自己要做的事，他們永遠保持那赤子之心，雄照著一切。

忘記了九一八事變

亢 德

獨立評論一一五號有一篇吳贍先生作的中學歷史教育，它告訴我們在四千本的大學入學試驗中國史試卷中，雖然題目全部是極簡易的常識測驗，而四千卷子中却沒有一本答得全對，如「廿四史試舉八種」一題，有人答是金瓶梅西遊記紅樓夢……「晉代五胡」一題有人答是梁唐晉漢周宮商角徵羽。甚至至「九一八事變發生于民國幾年，西歷幾年」這一題，在四千本卷子中答對的還不到半數！以堂堂會考及格的高中畢業生，對於

本國通俗歷史常識如此不行，真難怪中學歷史教育一文作者的不禁爲中學的歷史教育前途悲觀。說得嚴重一點，以堂堂四萬萬人中的優秀分子而忘記了九一八事變發生于民國幾年，實也大足爲民族前途悲。

這是誰的過錯呢？據吳陰先生的意見，似乎是教育當局書店老板的過錯：歷史教員不一定對歷史有興趣，教國文鐘點不夠，再來一班本國史湊數，念教科書，抄黑板，教學生背人名地名年代，記分數，這是他們的工作。一手包辦教科書編製和發行的書賈，則拿出少數錢來，雇用了能拿得起毛筆的任何人，用兩三個月的短時間，東抄西湊成功一部書再經過官樣的註冊手續，便成爲中學生課堂用書。課本如此，教師如彼，中學的歷史教育前途，于是乎不禁使人悲觀。改救之道，吳先生謂主持教育的人應注意：由政府專家擔任撰述課本，教員須任專門人材等等。這在整個歷史教

育的改進上許是全對的，但若要使優秀份子不忘記九一八事變，則教育門外漢的我覺得不必恭請專家，也非專家所能濟事。

說中國民族是健忘的民族也許是一針見血的話，但這健忘却決不是自然的；而是催眠的。只要想想九一八事變之後，有些人記起這會事變又一年甚于一年就能明白。過去兩年的九一八紀念，中學生們不過在新聞紙上讀讀黨軍政代表的訓話講辭罷了，而且假如他們是讀書救國的實行者，恐連讀新聞紙上講詞的工夫也沒有。這樣的過了一年又一年，在十年之後的大學入學試驗中國史試卷中，就是對於「何謂九一八」這個試題，我敢預言難免有一大半答出『重九；即重陽後九日』來的。就在九一八事變還只三週年的今日，對於九一八事變發生于民國幾年能脫口答對者，我想即在大學史學教授甚至黨國要人中也難得幾個。

君子與小人

李 二

「君子好當氣難勝」，好人總是有無限感慨。真奇怪，你也氣，他也氣，結果都是悶在心裏，氣在口頭。君子徧中國，小人却落得個有獨無偶。恕我糊塗，辨不清真假面目。

常記得唱白水灘的兩句話：「忍氣吞聲是君子，見死不救是小人」。君子必須忍氣，不忍氣便不成其爲君子。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我這才明白君子是抽氣作用，氣之來也，繼之以抽；抽之去矣，繼之以放，抽放在

我，其奈小人何？所以聰明人的格言說：「寧得罪十個君子，不得罪一個小人。」十與一，這個比例，還愁世無知己嗎？反而言之，放棄十個君子，不如收買一個小人，則小人奇貨可居，當利市三倍矣。

或曰：『君子小人非比例之謂也。君子乃上乘好人，小人乃下乘壞蛋。以好人與壞蛋比，豈不是降低身價，自擬不倫嗎？故哲人有言曰：「好鞋不踏臭狗屎」。又曰：「君子不與牛致氣」。原來君子是寬宏大量，不甘與蠢牛惡臭伍也。至聖曰：「躬自責，而薄責於人。」文祖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今古名言，早注定了君子小人的命運，夫復何言？』

余更爲君子定義曰：他罵我，我不睬，犯而不校，我君子也。我打他，他動怒，志在報復，彼小人也。要之：君子之爲君子，在與小人對

比，小人之爲小人，在與君子致氣。『故君子之通權達變也，逆來則順受』。大千世界，何處不可立命安身。小人得志，掘地三尺，咄咄逼人。難矣哉！君子！鮮矣哉！小人！滔滔者盡君子矣，烏氣怎生受得？恕我糊塗，有眼不識泰山，我的君子大人！我的君子先人！

打倒打倒迷信

何樂

無論如何，這個時候來唱這個口號，是很合時宜的。

迷信這件寶物，數千年來是很得保障，很滋長的，在中國。可是到了
一九二七年似乎碰了一個釘子，受了一大創傷。然而立刻就復元了。

那時候一派熱鬧氣概，我們總該忘不了，像一陣燄火似的搗廟毀菩薩，真有點兒替和尚尼姑焦心；雖然當時聽說我們鄉下的同志很團結地替我們的菩薩起勤王之師，可是想來總比現在的土匪來得弱些兒罷。

燄火終於是一陣燄火，而且被護國愛民的一下子給熄鳥了，因為這究竟是土匪的行徑呀。這按我們老百姓說起來，便是神鬼到底顯了威靈。

我們老大國做什麼事一開頭總是跑得猛快，馬上就若無其事地折回了。這種脾氣來革我們老古董的命，實是大可樂觀，不必唉聲嘆氣道古風不再。

這以後天下又呈太平景象，一切靠神鬼，死人吃飯的都安居樂業。農村破產，絲綢業破產；可是香燭店並不倒閉，錫箔業是發達，瞎子店是新開而發財了，看相的和世襲陰陽生當然不會改行，廟一天天蓋多了，跟着香火也旺盛，舉個例，本來一個岳廟，改作民衆教育館，今年大約表揚民族英雄，依然恢復岳廟，重加修理，當然民衆教育有什麼用，牠有忠君愛國的思想嗎？靠岳爺爺的福，施全的廟也修得嶄新。今年可算是菩薩年，

東蓋財神殿，西造娘娘廟，菩薩店生意興隆，迎神賽會也通行了。

那一個行業不嘆苦，和尚道士依然趾高氣揚。究是有功人世，時輪金剛倒底救渡無數冤鬼，××兵也給神咒制了，不敢打進來。扶乩可以科學，科學又可救國。咱們平民百姓既然從此，國家事，管他娘。而且上有神，下有鬼，天下事不是命就是數，非分越軌之事，既不敢爲，又不必爲。

時輪金剛還欠多多舉行，不是又逢旱災了嗎？罪孽深重呢，還是天上龍打了磕盹？於是禁屠，藉以感動天心，肉店一概關門，這舉動似乎有一個強有力的主宰，比我們兵老爺的步伐還來得整齊。街上老太婆一桌桌滿佈着，一夜念到天亮的佛，沿着兩旁行道，像是無數櫛比的擺設攤，有一天早晨四時光景我出門去，向街的兩端展望，兩條很長的風燈罩中紅燭的

光，照在街道上像一層神祕的黃砂，這之中有一陣廣漠的像是蚊子造反似的喃喃的念佛。這種盛況，不禁令人嚮往。

這能沒有效嗎？果然下雨了，第二天肉店就開門；不過這是太可笑的把戲，簡直是孩子的騙術，完全把天當作傻子，便是向天說，天呀，因為我們殺生害命，你不給雨水，我們今天起不殺豬吃，直等你給雨水，覺得我們心善。於是天下雨了，我們再吃豬，天再旱，再禁屠；這是何等可笑，這次天知道受了辱，聰明起來，決意不下雨。這之間不過便宜了豬，大人先生的肚子並不會委曲，他們會吃雞鴨的，且可算是夏天的衛生。

這年頭，那個敢打倒迷信，不迷也要你信，迷也要你信，據說是有菩薩托夢，才深信不疑。到今日我們老百姓可以對年青無知的學生粲然微笑，暗示說菩薩到底是有的，你們還服不服；而那些男女孩子早就知道

了，從幼小時父母的鬼教育，女教員的怕鬼，拜菩薩，及男教員的對於鬼的宣傳半信半疑，相信靈魂等等。有一個女子中學的學生和我說；現在有一種靈魂學說，靈魂也許是有的，至於鬼的現像，現在尙未經科學家研究出來，證明牠是什麼時，我們當然不能一定說沒有鬼神。這一翻莫測高深的玄學科學的大道理，諒來不會出自娘胎，我想是直系於她們的老師。

我可不必再在這裏爲迷信作衛士，嘵嘵不休，「事實最雄辯」。我正是在這裏執筆的時候，間壁一家什麼廳裏幹事的，剛請了一位術士，據說得一因二百多歲的異人傳授符咒，能把無論什麼東西顯現在手掌上，只有小孩子看得出聽得見；他們正在叫他們的兒女從手中看他們死去的祖父的相貌，聽他說在陰間安不安適，這和所謂圓光有些彷彿，你也許要猜是心理學的把戲，但他明明是請動金剛，土地搬來的。再則門外大街上因爲舉行

求雨提燈會引起一陣喧闐，使得闔牆門的人全擠了出去。

空 虛

李又曦

常常感到空虛，無論看見閒雲抑飛鳥，花的輕擺與蟲的低吟。這心境是要不得的，我想。

自以為充實的人者，其間乃有矜持在，追慕及嚮往在。生何幸爲人不爲狗？生亦何不幸爲人而不爲狗？狗子於舐得殘羹賸飯之餘，放倒頭便睡，無所謂矜持，追慕及嚮往，此其所以爲狗子也歟？而幸抑不幸的人者，一輩子做着矜持的夢，以至追慕的，嚮往的。然而這是人類的充實，

同時也是空虛。

說起秦始皇來，不要以為是呂不韋的「健生」，一世的勛業也隨而雄健的罷。他就老老實實追求過神仙；自然，漢武帝的勛業也一樣。因為他們感到空虛了，即使阿房之美，天下之大，子女玉帛，惟朕所有。這就夠不起矜持，並非如天才者的自命，永世墮入矜持的網。

人當午夜清醒時，摸摸胸骨，咽咽喉涎，真覺得此身何所寄？何所有？何所來與何所去？宇宙之大寧無容我之地，而宇宙之大又甯多我一人與少我一人，想到這裏不由心酸曷極，偷偷流下苦淚！此時嘗到人間的至味了，有誰於孤窗低帳想到酒綠燈紅，是善自排遣處；有誰於瓊樓玉宇想到蔓草荒煙，是善自解脫處。但於寂寞到死，抑鬱倒哭，乾淨到無所有時，誰復能於此中合掌瞑目，領取真趣？生非做和尚，且讓和尚去徘徊鬢

絲禪榻的閑情；好個蒲留仙，他到底寫出『筆墨生涯似鉢，淒涼身世如僧』(?)的話來了。是以燈青熒熒，於此間得少佳趣者，古人大概都已親歷其境。而其間有說不出與不必說出者，爲最能體會人去處。

世界如萬花筒，轉來轉去有各不相同的花樣。爲一角花樣而拚却全力者，無乃癡子乎？但爲花樣不翻新，而拚却全力去嘗遍全般世界者，即使不是癡子，也有點近似吧。田父野人于豆棚瓜架下見人生，公子哥兒於脂粉油香中見人生，筆傭書蠹於牙籤冊籍上見人生；生爲怪傑，死作雄鬼，抱定世界祇有「我」者，幾欲如盤古氏日夕暴長不已，頭頂天而屁股坐地，佔有一切的萬有矣。這是自以爲的矜持，充實了各人的全生命。就這樣的世界，就這樣的生物與非生物，延長延長下去了。

『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這話極得人生的真趣。夫以處子之靜，乃能

於無中見有，有中見無所有；夫以脫兔之動，乃能於每一剎那中有每一剎那的感覺，每一剎那的速度於極暫時中見出極永久。但處子持貞，有時經不起一指之摩；而脫兔失落，每每在極奔放中把自己弄到沒有。沒有得莫名其妙！這時並非空虛，因為丟了自己，連空虛也沒有了。

空虛不如吃餅，喝茶，……。至如女人，歌舞，鴉片與酒，那其實是愈大的空虛，當一時的充實過後。餅，茶，……的妙處乃在不自以為滿足，也不自以為不滿足，待到恰如其度時便憂然中止，這意味乃悠久如橄欖。所以，有人把生命去換俄頃的狂歡，不如偷些所吝嗇的時間來做些平凡的閑趣；這不是浪費，也並不怎樣充實。你假如要否認麼？那請你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靜靜地舉起你的手，喝一杯茶以概其餘吧？……

殺性

風子

母親從鄉下托人帶來一隻鴨，給我下飯。鴨很肥，沒有人能殺牠，我雖然從少看慣長工們殺鴨的方法，卻不會有過實在的經驗。但沒法子，只得自己動手，把菜刀和承血的碗準備好了，先拔去頸下的細毛，只一刀，血便流了下來。

鴨在我手裏掙扎著，但沒有聲音。

血好像瀝完了，我把鴨頭夾在兩翼中間，放到地上。出於意外的，牠

竟振了振翅翼，跟踉蹌蹌的走了過去，但終於被拋入滾湯裏了。我沒有「放下屠刀」。

然而大家卻說我的殺性不重。

說起殺性，就使人想到明末的張獻忠，但他比我們的長工更高明，因為他所殺的是人。從延安作亂起，一直到身死蜀中止，輾轉二十餘年，不知殺了多少人，調換了多少殺法。據說崇禎是一個好皇帝，失職的倒是那些文武官將，但百姓們對文官武將也不敢說什麼，只好歸慘劫於天數，說張獻忠是星宿下凡，有一副「與生俱來」的殺性。

倘真有所謂殺性，據我看，是應該屬於後天的。某先生曾經說過張獻忠殺人的原因，是因為李自成進了北京，清兵入關，他只賸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

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分析，是非常清楚的。張獻忠殺得最慘的地方是四川，而他入川的時候，不但自己已經沒落，連李自成也只得率師西奔了。

在起初，張獻忠並不怎樣殺人。當他打進襄陽的時候，還會發銀十五萬，賑濟過飢民，小強盜們倒不需要乘間塞腰包，十五萬大概不至於打折扣，所以對於百姓的感情，其實並不壞。至於捉住了官兵，最普通的是割耳斷臂，放了回去，算是給他們的將官一些羞辱，可見也並不想殺人，他實在被左良玉輩追勦得苦，一有機會，便想報復，也還是常情，無關於殺性的。

但入川以後可就不同了。先是紳士遭殃，繼則諸生被戮，最後連平民也一股腦兒給殺盡了。這時候，他好像真的有了殺性，但其實是因為他已經沒落。

倘不沒落，他決不會亂殺人的。當然也不至於有所謂殺性了。

但我却是有一些殺性的，據說又很輕，這大概是因爲所殺的是鴨吧！

鏡子的人們

葉永綦

據說鏡子這東西，是能夠把無論什麼人，或無論什麼東西，——總之，一切擺在牠面前的一切底好壞美醜，都絲毫不爽地照了出來的。

在一切東西方面說，究竟牠們是否需要一面鏡子，這，我可不知道；而在一切人方面說呢，似乎確有些人需要一面鏡子藏着，不時地將自己對着牠，照了一照，或照了幾照。

所以，自從有鏡子這東西出現的時候起，我想就有些人因此日漸驕傲

起來，覺得鏡子格外可愛；而也有些人，因此感到非常難受，覺得鏡子就根本不應有。——這緣故，就爲了前者在鏡子裏能看見他自己的好處，美處，而後者，却只能在鏡子裏看見他自己的壞處，醜處。

介乎於這兩者之間，另外還有些人，他們雖然在鏡子裏看見自己的壞處，醜處，但也頗想因此藉這鏡子的反映，慢慢地將他們自己那壞處，醜處設法文飾過去，而使自己能得再在牠裏面看見自己那日臻於全美的好處，美處的，實在亦復不少。

於是，這些人就覺得一方面鏡子是不怎麼可愛的，但另一方面，也覺得鏡子確有幾許可愛的了。

鏡子之爲用，其實就是這麼一點點，而鏡子之爲鏡子，也好像無私地似的：——牠不諂媚一切人，爽直地告訴一切人你到底是一個如何的形

像。

雖然如此，可是鏡子也祇能告訴一切人你到底是一個如何的形像爲止，而除此之外，却不能辨別出那個被照着的人的形像以外底好壞美醜的了。而且就牠自己說，甚至連牠自己的形像如何，牠也不能得知一二。

目今天下，頗有許多人希冀自己能做一面鏡子，他們企圖以自己的智慧，照出旁的人的好壞美醜來給一切人們看看；但不幸的，是這些鏡子的人們，他們當照着旁人的時候，惟能照出旁人的壞處醜處來，而於旁人的好處美處呢，却全都給他們的一種反光作用，乾淨地盡被抹煞掉了！往往在有時候，他們還想藉旁人的壞處醜處，愈加襯出自己的好處美處來在一切人面前誇耀着，——於是在他們的感覺，也彷彿只有他們才配做這一切人中間的一面鏡子似的。

然而這結果，怎樣呢？

這結果，也恰如鏡子那麼地，這些人們却只能看出了旁人，而忘記了他們自己。

我因無以名之，姑名之為鏡子的人們。

雅事

既北

事

去年暮春的時候，我住在鄉間。一天晚上，忽然下起雨來了，窗外起了很大的滴滴聲響，好像好幾叢芭蕉，被雨打着似的。孤燈獨坐，聽起來很有幽趣。當時我很覺得奇怪，因為我窗外素無此物，執燈到窗外去看來，却是傭工們晾的兩張破竹蓆，晚上忘記收拾，雨打在上面，聽去却同芭蕉上一樣，當時不覺爲之飄然。現在回憶起來，覺得從這裏可以悟到多少關於雅俗的道理。

現在一般文人學士，一舉一動，總想表示自己是一個雅人。一定要分某種事爲雅事，某種事爲俗事，徘徊於花前月下，嘯歌於流水高山，或者處去步伍古人，以取雅人之名。其實胸中一有執著，便有芥蒂，有一先入爲主的「雅」字，矯揉造作的事情便生出來了，山水花月的真味，自然領略不到。這種心理，也與求富求貴的熱中沒有兩樣，已失去了自己的天真，那裏還能去體味外物的機趣呢？

真能當得「雅人」這個名詞的，古人中也還不多，似乎最好是陶淵明。實在說，隨處皆可爲勝地，件件皆可爲雅事，比方西湖這個地方可供我們觀賞，供我們憑弔；而隨處的一草一木，一石一葉，其活潑天機，我們能靜靜的去領略牠，其中亦大有風趣。曲水流觴自然妙，其實有了好酒，有了好朋友，隨便在那裏唱起來，其中亦自多妙處，以芭蕉聽雨，以

破竹簾聽雨，心情上的境地自同，但是告述現在的雅人以破簾亦可聽雨，他真要掩兩耳而急走了。

以六朝金粉豔稱的南京，在夏天常常有坐着汽車，捲起灰塵，上玄武湖賞荷花去的達官貴於人；常常有花幾支大洋，租了秦淮河紅紅綠綠的畫舫，挾着歌女大唱特唱的巨賈富翁，他們覺得這是風雅。一般騷人墨客，也定要鬧這麼一套，以博取這名士頭銜。可惜大好的地方，就被這些人弄得奇形怪狀，而使人不堪入目了。

就說後湖，秋天也不必惡於夏天：你看那白了頭的蘆荻，採荷葉的小艇，再襯着滿湖枯葉敗梗，這時你能駕着一支艇子蕩來蕩去，在蘆荻深處，間或驚起一二隻白鷺，撲撲撲飛上天去，一會在那邊又落下來了，這種十分蕭爽的风味，在紅情綠意的時候是尋不出來的。在南京時：一天夜

裏，我立在秦淮小公園的欄干邊，秦淮被朦朧微月罩着，一陣陣傳來夫子廟歌女的歌聲，這時使人有說不出的飄渺。此種境地，故意造不出來，故意追求不到，隨所遇合，自然成趣，天天去尋覓「雅」的人，是絕對夢想不到的。

中國人真喜歡像煞有介事般的做作，才學得兩天畫，就留長頭髮，結大領結；才讀得幾天文科，便大哼其「十年一覺揚州夢」；秋天了，大家嚷着看紅葉；下雪哪，大家又一齊喊賞雪呀；自然，這裏頭也有許多真正的雅士，可是鬧來鬧去，把雅事弄成俗事的真也不少——這到使我們這般俗人看着有些不順眼呢？

偶 記 所 感

風 子

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多，年代古的，我一向以為只有中國人。現在卻知道並不然，連外國的英雄和學者也會說。但如果是說給他們本國人聽的，那大概是垂涎肥肉，磨東野心，做東征或西征的準備。如果聽衆是中國人，那該是外國紳士們傳統的恭維之辭，他們細細搜尋，覺得現在的中國，可供稱道的，也還只有地大物博，人口多，年代古。

屬於後者，這回又有艾迪博士的演辭。但他終究是有名的紳士，除了

地大物博，人口多，年代古外，還能夠加幾句。他看清楚什麼是病，卻也不忘記怎樣來捧，一方面他稱頌：「各省長官，無不生氣煥發，精神勃勃，予中國以莫大之希望。」一方面他又警告：「澈底禁毒，俾免破壞整個民族。」「減少貪污，使不爲土匪造機會。」

宋朝有一個大盜，叫做方臘，他崇奉日月，不茹葷酒，但殺起人來卻是個好手。他以爲人生是苦的，殺了就等於救度他們的苦處，殺人愈多，救人也愈多，自己的功德一大，便可以成佛，而他的所謂佛，其實就是日月。

殺人和救人，原是很相悖的，然而卻也還能夠「並行」，硬心眼人喜歡他的「殺」，軟心眼人喜歡他的「修」，於是乎，就一舉兩得。

方臘的信徒大抵是窮人，因爲他提倡裸葬，勸人節儉聚財。但官家是

把他認做壞坏的，爲的是他「優亂治安」。

這一點上，有人以爲應該佩服艾迪博士。

十月二日

愚妄者的臉譜

李長之

現在才知道，天下的愚妄者是在一個典型裏，同時也才知道歌德所說的「人是一個典型的動物」這句話的真實，而他那隨地皆同的感覺，我願予以否認，也就更不可能了。

愚妄者多半是某一種意味上的虛無主義者。他們無所贊成，也沒有信心，對別人是在懷疑着，對自己是在氣餒着。他們不以爲有好人，別人一作什末事，他們就照自己所想像的去加以推斷。自己總是不行，所以愚妄

者無不謙遜，因為又不以為別人行，所以愚妄者又無不勸人謙遜。他們所以為天大的不可恕的事情，就是別人的自信，別人的勇敢，以及別人那自知的並不掩飾的真實。他反對別人作，可是他並不去作更好的出來，他不贊成一種學說或主張，可是他決不能有正面的解答，或者連不贊成也並沒有理由。「反正不贊成」；「這還能對嗎」？「他主張呵，因為是他，所以一定不對；他的東西雖然我沒有看過，然而我也知道不對」；「有人說他不對嗎，當然不對，對還能有人說不對嗎」？在反對聲裏是有幾種宗派。

愚妄者多半不自知為愚妄，因而願意立在一切聰明者之上越玄妙而隱約的東西，他們越愛好，因為在其中可以藏身，而且自己既不明白，當然無人明白，無人明白，不就是最高的了嗎？越愚妄的人越愛最需要聰明的

人去領悟的東西，所以有許多人讀莊子，老子，易經，和佛典，而且有許多人學哲學。是就是不是，白就是黑，這是很高的道理呀，大家不懂得麼？對了，大家不能懂得；因為大家不能懂得，所以他懂得，所以他高。天下事一碰到這末高的道理，往往化爲吉祥，不懂得就是懂得，捐失就是收獲，禍患正是福祉，於是愚妄者可以什末都不作，而勝利却是得到了，所以愚妄者在積極方面固然不免懷疑，在消極方面都很樂觀。

愚妄者決不求進步，也決不願見人進步。因此有人主張歸真返樸，又有人反對歐洲文明。

愚妄者反對人說壞話，可是反對的結果，只把壞話退還給原來說這壞話的人即足，並不必取消那壞話中真理。達爾文說人是猴子進化來的，愚妄者聽了是不舒服的，於是說，「你說人是猴子進化來的，那末你的祖先

也是「猴子」，即此爲止，愚妄者便以爲已經勝利了。我說批評界目前淺妄，別人就說：「你先淺妄」；我說中國文學的研究者現在走的路還在龐雜，混亂，別人就同樣說：「龐雜，混亂之中，也有你」。結果是大家原來一樣，於是愚妄者又勝利了。我們常聽見這種話，張三還是醫生哩，他自己先會生病，而且并沒長壽！又如：李四講什末普洛文藝，他自己就是小資產階級！

現在說說愚妄者的小節。首先是，愚妄者最會輕藐的微笑，要不，是一撇嘴，或者「哼」！的一聲，這總不啻是虛無主義的旗號：自己高於一切，而別人的所作所爲，已視爲不足深論。愚妄者總是道德的，爲道德的擁護，任何險阻，在所不惜，然而他手裏道德的標準却是專預備量別人的，因此他當面就勸人「反省」，「改過」，背後就說你沒有「人格」。

風化是一定要維持的，沒有呢，總也扼腕嘆息，恨不得見男女同行，便拋一塊黑磚。愚妄者最通人情世故，在談話時決不給人難堪，不贊成你的時候只是在背後，而且必定註上：「閒談莫論人非，我可不是說的別人的不好」。愚妄最時髦，譬如衣服吧，在大家都採用一種樣式以後，他必定對那些落伍者負奚落之責，然而當新花樣才湧起時，却仍有擁舊譏新的義務。不慣的事，必不贊成，誰那樣誰就該脊梁上長拳頭。愚妄者反對奢侈，但也反對寒酸，最好的標準是和他一樣，然而他自己却是沿寒酸到奢侈，假設他能夠，或者沿奢侈到寒酸，假設他不得不，而移動。

妄者不必愚，愚者一定妄。同樣，愚者必詐，雖然詐者不一定愚。所以一愚，就多半也妄，也許了。滔滔者天下皆是，不欲苟活，當然沒有問題，否則當求避免像印度寓言中所說的貓頭鷹：先是在林中見了隻鞋

子，別的鳥有的說是船，有的說是屋子，貓頭鷹挺身而出，說是鞋子了，於是衆鳥大嘩，說貓頭鷹瞎扯，於是貓頭鷹遭了棄逐。必須生活得愚妄者一模一樣，才能在愚妄者的羣裏生存。這是人生三昧。苟活之徒其勉旃！

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作

絕頂聰明和額外愚蠢

陳子展

鄭板橋有一句常常愛說的話：『難得糊塗』。我曾藏過他寫的這四個字的橫幅，對於他那種篆隸兼行的字，字裏面所含的意義，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

鄭老先生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他要裝糊塗，自然不免幾分做作。但在一般僅有世俗之見的讀書人看來，他有官不做，有財不發，有福不享，偏靠賣畫賣字過活，老死江湖，又未免額外愚蠢了。

偶然和周谷城先生論到當代人物，他以爲絕頂聰明的人，同時額外愚蠢。話是好像矛盾，其實有大道理在。不過這個道理懂得的怕不見得十分多，就是懂得，未必有人會自己承認自己額外愚蠢。倒是自命絕頂聰明人太多，每每把人家看做額外愚蠢，此所以人人自命什麼天才什麼才子；個人被人罵做什麼低能兒什麼傻子什麼笨伯等等也。

老子說：『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還教訓孔子道：『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他要孔聖人去掉一點驕氣。孔子畢竟是聖人罷，他自愧淺薄，以爲老子高深莫測，把老子比做一條龍。自然，龍是被人家作爲一種神物，同時牠也被人家認做一種孽蟲。據說聾字從耳，龍耳，本是形聲字，却又兼有意義，說是龍沒有耳朵，拿角來聽的，這就可見龍頂聰明，可以比做聖人，又頂不聰明，連耳朵沒有，真可算得是一

種聾蟲了。拿這東西來比喻老子，真是再好沒有了。孔子既然到過老子那裏，登過龍門，也就沾了一點龍氣，學了一點乖。他雖然不肯學像神龍一樣的老子，見頭不見尾，逃開這個人間，出關而去，不知去向。可是他在當 能夠鬼混過去，做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的大龍頭，還得被人家稱做聖人，他是懂得神龍變化，左右逢源之法的。他有時做聖人，有時又做蠢物。他稱贊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他自己也會看風使舵，絕頂聰明額外愚蠢兼而有之，此所以有人恭維他是『聖之時者也』！孔子難學又最好學，所以自古以來聖人之徒最多。最近日本也在大修孔廟，大講孔學了。

還是學孔子又智又愚，時時變化的哲學（文言叫做中庸之道）好？還是學老子原來是上智，偏偏要做下愚的好？當代不是沒有聖人，不是沒有

絕頂聰明像老子孔子一流的人，好歹由他自擇。至於在下呢，原是額外愚蠢的人，安分守己，還是額外愚蠢的好，孔子既不學，老子學不到。我佛如來在上，給我一點慈悲，善男子有禮了。

— 人 間 魔 師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432B

